

天外飞来的老婆

作者：寒尘

自花仙界下凡的她，本要以另一个身分使他爱上她，但是她不屑此安排，硬是违反了天律，致使断了他人本已注定的姻缘，而自个儿也深陷情网之中，与他有了关系之后，却听闻自己须回天界，只因下凡未融入指定人体内，届时将消失，这.....她真能抛下自己的挚爱？就冀时间能停住，那她便可不用离开.....这丫头半夜闯入民宅要他签份鬼契约就算了，竟还拿出个会发出鞭炮声的炸弹来威胁他？这反激起他一股冲动，想狠狠赏她一顿屁股，然和她相处虽短，他却想将她留在身边，可那契约根本没法律效力，可他知自己会使它成为有效力的东西，只苦恼的是，至今她的身分仍是一个谜，但无论如何，唯一确定的是，今生今世，他是要定她了！

前缘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繁星点点的黑夜。

“这个孩子就交给你了，我会每个月都汇生活费到你的户头里去。”蒋应洋心痛的将怀中的孩子交代于一名三十岁的女人。

“你尽管放心，她是晓萍的女儿，我会好好的将她抚养长大的。”女人将自己那头卷曲的长发拢了拢道。

“那就好，就好。”蒋应洋安心的点头，眼光仍直直的落在那孩子脸上。天，瞧她多像她母亲的翻版，想必将来长大了也是和她母亲一样的动人。

“那么一切就的拜托你了，千万要好好的待她，还有，给她最好的教育，如果你敢对她有一丝的差错，我会让你一蹶不振的。”

虽说将孩子交给别人是不得已，可是他还是必须先将狠话说在前头，为是他的孩子，他绝对不会让她受到不平的待遇，纵使现在他无法让她入蒋家就是头一项不平，可是他是不得已的，但他在心底对那已逝的孩子母亲发誓，他一定会接回孩子让她认主归宗的，他一定会。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你的吩咐的。”女人嘴边浮现出淡淡的哀伤，“我可以明白你的心境，而我对你和晓萍的情况也是再了解不过，再加上晓萍又是我最好的妹子，她的女儿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

“嗯。”

蒋应洋恋恋不舍的伸手抚着那熟睡中孩子的面颊，“孩子，原谅你这个不能尽责的父亲，原谅我。”

语毕，他猛地收回手回过身子，往那暗巷外亮光如白昼的大街而去，忍下那回头的欲望，为了家人的关系，他无法留下这个孩子，甚至无法救回他心爱的女子，可是总有一天他会接回自己和她唯一的孩子的，他绝对会，绝对会。

女人看着他的背影逐渐的消失，再看看怀中的孩子，泪水悄然的滑落，对于这样的爱情，她无话可说，可是上天为何要安排这样的结局，为何.....

楔子

万里无云的天际和着那温温暖暖的冬阳，花仙界中此刻却隐隐约约的传出一阵抗议的声音

“我不要去。”花科中蝴蝶兰仙子夏水灵别开一张清秀绝尘的俏脸道。

掌管花仙期届一到就得安排她们下凡去的浆星，对着水灵吹胡子瞪眼的，心想，从接管这个工作以来，水灵算是第二个由他安排下凡去的花仙，第一个是玫瑰仙子冷梦蝶，想想梦蝶是那么样乖巧、听话的下去，当然，这必须扣除她在他的床上藏了许多刺蔷薇，害得他痛了好几天的身子外……

“水灵，为什么不去？凡间有那么多好玩的事，再说你不是渴望很久吗？”浆星再次苦口婆心的说道。

水灵是渴望下凡很久了，但是她此刻却执意不下去，因为 -

“我不喜欢你帮我选的人。”她说得理直气壮的，只因你早帮她选了个黑社会的大哥大，她才没那么傻哩！她偷偷的看过那些杀人眨眼的，而她却是长得这么可爱又美丽，怎么说那个黑社会的也配不上她，更何况她还是位仙子，有一些小小的法术，虽然有时会不灵光就是了，再加上浆星为她选中的躯体的那名女子的身世，还有那名深爱那女子的男子……

“可是他可以纵容你很多事情，譬如你不是偷学了不少凡间的手脚功夫，还偷偷的跟某个美国的机械改造天才学了不少怪东西吗？”浆星开始说服着她，“如你早照我的安排下凡跟他见面，之后的事情我也管不着了，不是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也没有人会对你唠叨，何乐不为？”

水灵开始细细的考量起来，浆星说得没错，在天界里，她说算偷学再多凡间的东西，她也只能徒恨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是到凡尘去，除了得让那个黑社会的大哥大爱她之外，她什么都能够玩……

嗯，这样想想，好像一点也不吃亏……等等，还不对。

“要我下去可以，但是我不要那个家庭的安排，哪有人父母会那么狠心将自己的女儿卖入万丈无涯的红灯绿酒中？我不要。”

敢情她连这样的开场白也要计较？浆星沉住气的深吸口气，“水灵，你别忘了你下去是成为另一个身分的人，更何况你也不过去了第一天就让他遇上给赎走了，有什么好计较的？再说去看看又何妨，当做去玩一趟不就得了？”

“话是这么说，可是这样的安排我根本就像个布娃娃的任你耍着玩而已，”水灵轻哼了声。

浆星真的是已“好话说尽”，再度深吸了口气，他下了最后通牒，“水灵，你到下不下去？时间已经快要过去了，如果你不下去，那你就再等个一千年好了。”

“一千年？！”水灵瞪大了双眼，“喂，你没搞错吧？！一千年？人间一年才天上天那！”

“我搞错？”浆星懒得看她一眼的说，“因为再过一千年，你的命格才有另一个他的出现，那你说是我搞错还是你搞错？”

水灵沉默以对。

“要下去就快下去，不下去我要关掉尘门了。”浆星催促道。

见她还是没反应，浆星随即作势要关上天界通往凡间的尘门，水灵吓得连忙的阻止他的动作，蹙着小嘴，“是不是我只要乖乖的照你的话去做，其他的随我怎么办都行？”

“没错。”浆星点头。

“好，我下去就是。”水灵露出了个邪恶的笑容，小手轻轻的弹了两下星那鼻梁上的银框眼镜架，“再见，祝你好运。”话落，她就纵身一跳的下凡去。

而就在她一走，浆星正松了口气后的要关上尘门的那一刻，他那副宝贝的眼镜竟然抛弃他的掉下凡间，气得他扯开喉咙大叫：“夏、水、灵，你、给、我、记、住！”

最后，就在他嘶吼完时，不经意的一瞥下，立即整个人昏倒，至于他昏倒的原因是……

美国。

雨绵绵的落下，一条昏暗、破乱的街道里，一位身穿一袭黑衣的女子正伫立在那其中一家点着微晕灯光的屋前。

天知道她为了弄懂这些跟拟这份东东，她还是三更半夜偷偷摸摸的进到人家事务所去翻遍所有档案，而且她的运气相当的不好，因为几乎没有一样的东西是她想要的，最后她还是在那第六家事务所中找到唯一能有一丁点像样的东东，然后她又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去想要怎么写才拟好的，所以其工程之浩大，她当然更是要一举成功，不然，岂不是浪费了她来到人间一多个礼拜的时间吗？

擎傲在她的嚷嚷声中收起对她赞美的打量，纵使眼前的她再美，可现在的她对他来说只是个小恶魔，而且那个摆在眼前的炸弹更是不好玩。

跨了几个大步，他已经来到她坐落的沙发旁，一手抄起了桌上那张薄薄的可怜的纸，水灵所说的契约书，他飞快的看着

契约书

立契约人夏水灵（以下简称甲方）；展擎傲（以下简称乙方），兹札关系介作事宜，乙方同意按以下条款订立本契约：一、乙方同意甲方无条件的跟于身侧及住进乙方之住处，并同意不得企图干涉甲方的任何行动。

二、乙方同意甲方可以无条件的向乙方开出任何要求，乙方不得行使反对权。

三、本契约自签约日生效，且乙方愿意以自己一生义气、道德及信用作为此契约生效的担保。

四、本契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为凭。如有未尽事宜，得由双方协议，另订附款，黏贴于契约之后，并加双方签章认定之。

甲方：夏水灵

身份证字号（护照号码）：无

地址：同乙方

电话：同乙方

乙方：

身份证号（护照号码）：

地址：

电话：

中华民国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看完契约书的擎傲又瞄了一眼那炸弹上的定时器，还有一分四十五秒，看来这丫头的时捉得挺准的嘛！

讽刺，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等等，这契约上没注明任何一家法律事务所可以负起这契约生不生效的问题，再说就算他签了又如何？到时，她能够拿他怎么办？难道真拿他一生的义气、道德及信用作担保，他就乖乖的照这个丫头所写的照做？

放他妈的屁，你又不是我的谁，不过……

擎傲的眼中倏地闪过一抹有趣的光芒。不管你的来历及身分如何，我展擎傲就陪你玩玩这场游戏，至于赢你的筹码 天知道罗！

一下决定，他反倒慵懒的在另一旁的沙发椅上坐了下来。

“喂，你到底签不签？只剩下十分钟了。”水灵又叫嚷了起来，而她当然希望他赶快签，因为那炸弹就快引爆了，至于它的威力如何……至少是她所不想尝试。

“水灵？”擎傲一派自若的咀嚼着这个名字，双眼定定的瞅着她，“很适合你。”

水灵翻了个白眼，“喂，你的眼中到底有没有桌上的炸弹？再不签就没机会挽救了。”说完这话的她已经开始准备跑了，因为时间正一分一秒的过去，要是他再不签的话……

“为什么要我签？它上面只有你的利益又没有我的，再说……”擎傲故意吊着她的胃口，而且欣赏着她那愈来愈苍白的脸色，还有她那明显写在脸上的想要在炸弹爆炸之前逃走的举动。

“我不喜欢这种威胁。”他终于下了结论，而脸上久刻是板着一张令人看了都要退避三舍的凶神恶煞脸。水灵突然觉得口干舌燥，这个男人是真的不怕死还是活得不耐烦了？到了这种时候还有心情说风凉话？算了？今天暂且放过他，还是先走的好，她可是不想尝那种被炸的滋味。

脑筋一转到这，她身手伶俐的一手撑在沙发背上跃过沙发就往大门跑去，擎傲见状，就算不为了自己想，他也要为楼上的亲人想，随即，他已快她一步的拦下了她。

水灵没料到他会此行动，差点撞进他的怀中……不，是她根本就煞车来不及的撞进他的怀中；而这边没料到她冲力这么猛的擎傲，一个站不稳的往后倒了下去，当然，水灵是跟

着他一块的，不过怎么说最倒霉的都是他。

“你做什么拦我？我可还不想没玩到就……”水灵边有些狼狈的从他身上爬起，一边开口数落着他，可话都还未说完，桌上的炸弹已发出刺耳的“咩”一声，倏然之间，说时迟那时快，擎傲一把将她拉回怀中，翻过身子的将她护在自己的身下，而至于他为什么要救一上威胁到他和她亲人的人？但他就是做了，只是……鞭炮声？！

被耍了一道的擎傲，怒火慢慢的升上来，双手缓缓地撑起上半身，而待在他怀中的水灵此时还紧掩着双耳、紧闭着双眼，直到她接收到那两道怒气腾腾的眼神及身子下方传来的重量时，才睁开眼，她小心翼翼的左看看、右瞄瞄，一副深怕再有声响的俏模样。

吁了一口气，水灵这才解除警报的松开那掩在耳上的双手，“喂，你起来好不好？你的腿压得我的腿都快断了。”

“断？”擎傲动也不动的冷哼了一声，一字一句的说：“我还恨不得一手掐死你算了。”

水灵张口结舌了好半晌后，才又找回自己的声音，“为什么？”问这话的她眨着那双“无邪”的大眼。

擎傲气得咬牙切齿，要不是他从来不打女人的话，他真想狠狠的赏她一顿屁股。

“发生什么事了吗……大哥？！”

在楼上听到声音的擎志及尘若，匆匆忙忙的跑下楼来，看到那一桌上、一地的胶屑和擎傲跟一个女人，一个陌生却又美得令人窒息的女人。

嗯哼，挺不赖的姿势，不过似乎穿太多了些！擎志暧昧的盯着他们心想。

翻了个白眼，擎傲明白的知道擎志在想什么，但是，他现在气得只想将这个叫夏水灵的女人杀上一千次、万次，就算她刚刚挑起了他一丁点对她的“兴趣”都好。

俐落的从她身上离开，站起身子的他自然不忘拉她一把，不过可不是好心，堂堂一个黑社会大哥要什么好心？他只是怕她又会跑了，所以手紧紧的握住她的。

水灵对他蹙了蹙眉头，这个男人，真以为这样她就走不了了吗？太小看她了吧！

“你……”尘若看清楚了从地上站起来的水灵后，她激动的越过擎志来到水灵的面前，“真的是你？”

擎傲和擎志先是对看一眼，然后再由擎傲开口问：“尘若，你认识她？”

尘若紧紧的握住水灵的手，一张兴奋的小脸猛对擎傲点头，“那晚，就是我将开始当舞女陪客的那一天，要不是她，我恐怕早见阎王爷了。”话落，她看向水灵，“你怎么会在这？我以为……”

“我不能在这？”水灵毫不吝啬的给了她一个最美的笑样。

尘若一连迭的摇头，“我的意思是……”

她的话还未说完，那不知何时来到她身后的擎志拍拍她肩道：“尘若，大哥有话要跟这位小姐谈，我们上楼睡觉去。”他温柔的在她耳畔边轻言。

“可是……”尘若看向他。

“我保证会给你和她说话的机会的。先和擎志上楼休息，嗯？”擎傲的表情很温和，但话里的坚决却是不容人置疑。

尘若转向擎志寻求他的保证。

擎志果真不让她失望的对她点头，“放心，大哥向来说话算话的，而且他如果让这位小姐走了的话，我向你担保我一定让他替你找回来，OK？”

尘若这才露出笑意的点头并乖乖的跟着擎志上楼去。

至于留下来的擎傲在目送两人消失后，他回过头看了眼那从尘若和擎志一转身后猛甩着她的手的小家伙，嘴边不禁浮起了抹冷冷的笑意，看来，这个小家伙比他预期的还要麻烦得多。

“不用甩了，我是不会放开你的，除非那份合约已经不生效了。”

“啊？！”水灵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停下那甩不开的牛皮糖，满脸诧然的仰头看着擎傲。老天，他真高，至少有一八〇多一点吧！还有……那一双深邃如不见湖底的眸和跟全身上下所散发出的危险气息，简直就如耶丛林中威猛的黑豹。

天！她竟然还能用那双眼真得近乎无邪的大眼瞅着他看？就在所做的恶作剧之后？擎傲全身紧绷的心想。

然而姜终究是老的辣，擎傲很快的便从那有些失神的怔忡恢复了过来，露出个足以撤走天下所有女人心的笑容，“如果你还想要那份合约，我马上签给你。”

“呃……喔！什么？！你要签？可是……”水灵终于将自己从那帅呆了的俊脸上拉了回来，除此之外，她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因为心跳速成血脉愤张而提早回上面去见人。

“别再可是不可是了，你只要告诉我，你究竟要还是不要？”擎傲斜睨了眼那两张飞散于

地的契约。

水灵一张小脸兴奋得漾满神采，一把的挣脱开他的手跑到沙发旁拾起那两张契约，再回到他面前，“喏。”擎傲有点哑然失笑，真是不懂这个丫头搞些什么，竟然对一张没有效力的契约这么样的慎重，不过这有可能是她装出来的。

天色还是蒙蒙的，雾气宛若随手可得，水灵站在花园中一隅，她双眼闭着，小脸微仰，深深的吸取着空气中的甜美及一切凝露的水气、雾气，而这也是她生命的来源——自然。

“早上霜露那么重，会感冒的。”一件对她而言显得宽在的外套披上了她纤薄的肩，低沉却又充满磁性的声音在她身后同时响了起来。

轻叹了口气，水灵缓缓的睁开双眼，“谢谢，不过雾气对我而言是最美好的，”她的语气轻柔得不真实。

“是吗？在清晨四点多。”擎傲喘吁道，简直就是鬼话。

水灵懒得理他语气中的揶揄、讽刺，她直直的往更里边的花丛走去，她现在最需要的该是四周的宁静及空气中的一切，可是这个男人的出现搅得她的心湖波动不安，而这样的感觉对她太陌生，甚至觉得自己为什么要傻傻的听浆星的话来到这里要求要跟在他的身边，她该在救了尘若之后就离去，反正，失去了尘若的躯体，她的生命将很快化为空气，成为乌有，再不然就是除非浆星好心的让她再回到花仙界，不过，机会渺茫。

在凉亭的台阶上坐了下来，水灵扯开那披在自己肩上的外套抛到一旁，双腿自然的盘起，双眼再度垂阖，慢慢的调起呼吸。

擎傲真搞不懂水灵是真的想生病还是疯了？噢！或许会先疯的人是他，因为就是她，是她搞得他整晚这也不是、那也不对的。

也许他不该签下那张契约，更不该在她说她要去休息的时候拉住她，将她带到他的房里，而就在她诧异不解的时候，他提出那张契约上的第一条约定，照约定，她是跟在他身侧的，那么同床好像也是理所当然。

还记得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她先是不解，然后继而点头，点完头之后向他说了声晚安，便像在自个家里一样的兀自上床去睡觉，他则像个呆子样的站在原地瞪着她，脑中唯一有的念头就是——，她到底知不知道男女同床有可能会发生什么？

可就在他哭哭不得的时候，床上已经传来了她均匀的呼吸声，无奈的摇摇头，走到那张足以容下四个人的大床边，他在床侧坐了下来，看了眼矮柜上的闹钟，凌晨一点整。

最后，他躺了下来，很轻很轻，可就在他刚躺下没多久，谁知道她竟在一声咕啾后翻过身子躺进了他的身侧，一手不横跨过他的腰际，倏然间，他身体该有的反应全都有了，可是他却动也不敢动一下，更别说是顺理成章的带她上巫山去翻云覆雨。

过了许久，所有的欲望渐退，他也逐渐的放松自己，而枕在脑后的双手腾出了一只的轻抚着她那柔滑、乌黑的秀发，看着她如天使般熟睡的面容，嘴遍也不禁漾起一抹淡淡的微笑，一股从来未曾有过的感觉包围住了他，然也就在那一刹那间，他知道自己此刻恐怕已经是绝对不会轻易的让她离去，至于那张契约，他总有一天会让它变成有效力的另一样东西。

就这样，在凝视着她的睡容中，他逐渐被那浓浓的睡意给侵袭，进入了梦乡，直到他下意识的伸长手臂却无所阻碍的那一刻，他随即从那未曾有过的甜美睡梦中醒来，乍看到身旁无人时，一颗心没由来得揪紧，一跃起身，随手抓了件外套就找起她来。

回过神来的擎傲，静静的在她的身旁坐了下来，一手撩着自己的侧脸，深深的凝视着她，直到天边肚白，天光见完了犹不自觉。

水灵深深的吸了最后一口气，睁开眼，嘴角边浮起了一抹满足的微笑，虽然凡间的空气及露水没有仙界那般甜美无污染，可是至少她还是能够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松开盘起的双腿伸直它，顺便做了个软体操，这是她在一间学校里头看到的，可就在这时，她看到了身旁另一双腿，然后想起先前擎傲的出现，难道……他从刚刚一直陪坐在她身边？

想到这，水灵身子僵硬了起来，挺起腰缓缓的转头看向那双修长的腿的主人，擎傲见她终于正视他了，嘴边再度露出了一个摄人心弦的笑，“我都快以为你把我当隐形人了。”

水灵被他的一笑又笑得怔忡了会儿，“对不起，我一向这样的。”

“为什么？”他指的是她为什么会有在晨间静坐的习惯？

“啥？”她听不懂他的意思。

擎傲又是一笑，“我是说你为什么会在晨间静坐？但一开始的时候你是站着的，记得吗？”

水灵点点头后站起身子，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清晨里的空气很新鲜、很甜美。”

算了！接受了她的答案，擎傲伸手拿起先前被水灵抛在一旁的外套站起身，再度为她披上，“就算是这样，也要多穿件衣服，很容易着凉的。”

“我从来不曾有过你所说的感冒。”因为我又不是“普通”人，她在心底加上了这句话，伸手再度拿下他为她披上的外套迅还给他，“你自己才要注意，刚刚在那坐了那么久，我保证你大概下午就会觉得不舒服。”

“是吗？”擎傲一脸不信邪的模样接过她退还他的外套，“我已经好久没有空生病了。”

“生病很好玩吗？”水灵侧头眯着一双大眼睛看着他。

擎傲耸耸肩。倏地一把将她搂到怀中，脸上笑得有些邪恶，“生病不是件好玩的事，但是现在我却想跃跃一试。”

“为什么？”水灵没拒绝他的搂抱，因为让他搂着很舒服，而且还有一种她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就像今早起来时，她发现自己睡在他的怀中是那么的自然而舒适一样，再说他的怀抱对她来说有种很强大的吸引力，或者该说，她整个人几乎是不由自主的被他深深吸引住了，从昨晚他用身子护住她的那一刻起。

“因为你会在不是吗？”擎傲意有所指的瞅着她看。

“但是我又不是这里的医生，而且我看过护士会用一种小小的东西打人，好多小孩子都被她打哭了呢！”水灵蹙起眉头说，而这些理所当然的都被她归为人类不好的一面。

她那可爱的神情及语气让擎傲低低沉沉的笑了起来，看来，这丫头不是涉世未深就是个最佳的笑料。

擎傲突然的笑声吓了水灵一跳，懊恼的瞪着他那因为笑意而显得年轻些许的俊脸，“你笑什么？我又没有说什么好笑的笑话。”

“你……”擎傲实在说不下去了，他再度爆出更惊天动地的笑声。

水灵的眉头蹙得更紧了，可是擎傲仍浑然未觉的笑个不停，倏然之间，水灵不知打哪弄来一屋苹果，“扑”的一声将它塞进他的嘴里止住了他的笑。

看着他那吓傻了的模样，这回可换她开心的笑了。

老天，她的笑真美！伸手拿开嘴中的苹果，擎傲不自觉的一边欣赏着她，一边吃起了苹果，甚至不觉那颗苹果究竟是打哪冒出来的。

接收到他那灼热的视线后，水灵有些迫窘的停下笑声，看到他一派自若的啃着她的早餐，她马上冲上前抢走了他手中的苹果……不，是果核。

“你看你，把我的早餐吃了，那我吃什么？”她哀悼的看着手中仅剩的果核。

“早餐？！”擎傲不确信自己所听到的，“你早餐就只吃水果？！”

“不是早餐，我只吃水果的。”水灵眼中含着泪雾的纠正他。

擎傲发现自己快昏倒了，她是真的有问题是不是？只吃水果？

“你，是尼姑？！吃素？！”他满脸骇意，不会吧？！他可不想有尼姑老婆。

“什么是尼姑？”水灵眨了下眼，傻傻的问。

擎傲吁了口气，还好，她不是。“为什么只吃水果？难道你其东西都不吃？”他放下了心头的大石后又问。

“不行吃的。”水灵摇头。

“不行吃？”这是哪国的怪话？“为什么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你这个人怎么问题这么多？再说契约上也说了你没权干涉我的。”水灵气恼自己为什么要回答他，而且她实在不该回答，“我不管，你要赔我一个。”

擎傲这回没再问下去，因为他看她眼中那一闪即过的恼怒。没关系，他早晚会弄清楚这一切的。

咧开嘴又给她一笑，一把的再度她搂至身旁，往大宅走去，“赔你几个都成，待会儿我们到超市去一趟，看你喜欢吃什么水果就买什么水果，这样好不好？小麻烦。”

“真的？！”又是一双无邪的大眼。

“真的，我从不骗人。”擎傲在心底叹了口气，不管你是敌是友，我是要定你了，水灵。

“谢谢你，擎傲。”水灵开心的楼了他一下。

“好了，进屋去吧！”揉揉她的头，他道。

唉，世事未免也变得太快了些。

这时擎傲站起了身子来到擎志身旁，一手揽过他的肩，带他一块走往前方不远的沙发椅上坐下。

“擎志，我知道你担心大哥，你放心，大哥做事一向有分寸，如果她真的是某个帮派所派来的，我是绝对不会轻易的放过那个帮派的。”

“但，你还是会留下她。”擎志肯定的说。

“没错。”擎傲坦然的承认，“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可是她就是那么样的吸引着我，我不知道所谓真正的感情是怎么一回事，但，我明白的知道我就是要把她留下，如果可能……不，我是一定要娶她。”

“你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架在刀口上。”擎志听完擎傲的话后已经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劝擎傲打消那个念头，没办法，他们兄弟都是一个性子，下决心决定的事，没得商量，除非他们突然开窍了的自动放弃。

擎傲微笑的拍拍擎志的肩膀，“我哪一天不是将自己的生命放在刀口上的？再说你大哥我实在是第一次对个丫头这么有兴趣，难道你一点都不为我高兴？”

“我怎么为你高兴？”擎志都快笑不出来了，“如果今天她是出现在别的地方，出现的方式又不是那么样的特别……”

“也许就是她的特别才吸引了我。”擎傲又是一笑。

“等等，大哥，你刚刚说她是带着定时炸弹出现的，那炸弹呢？我们下楼的时候没看到任何东西，除了客厅桌上及地下一堆……”屑片，他没说出口，他只是看着擎傲。

擎傲点点头，“那就是所谓的炸弹，而那也就是为什么你们出现时会看到我们两个以那样的姿势躺在地上。”

擎志这时突然的爆笑出声，“我的老天，她……难怪你会……”搞了半天，原来是自己弄错了。

擎傲对于擎志的笑一点也不在意，“擎志，她绝对是种挑战，而那种想要征服的感觉强烈得让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大哥，我看你啊！玩完了。”都到这种地步了，他还能够说什么？祝福吧！然他现在也只能希望大哥这第一次放下感情就能够顺心如意，不然，他想擎傲是再也不会碰任何情感的事了，犹如他一样，爱上了，就是一辈子的事。

“玩完了就玩完了，难道你没听过一句话 有赌不算输。”

“是，好个有赌就不算输，但，总归一句 只赌一回，不能输，只能赢。”擎志笑着揽住擎傲的肩。

“对，不能输，”擎傲也回了他一个笑容。

“早。”

清早下楼来准备为展家两兄弟弄早餐的尘若，初见到那坐在餐桌前咬着苹果的水灵时，不禁怔忡了会儿后才随即愉快的道早，下意识的，她是喜欢水灵的，不论是因为她救过她一回还是如何，反正她就是那样无法自己的打从心坎的喜欢上她，甚至希望她可以留下来。

“早。”水灵对她甜甜一笑，“你昨晚没睡多少，为什么一大早的就起来？”话语中满是关怀。

尘若笑的越过她面前走到冰箱前打开它，“好像什么都瞒不过你的双眼，对了，你早上想吃点什么？”

“不用麻烦，我不碰那些可怕的东西的。”水灵再度大口的咬下一块香甜的果肉在嘴内咀嚼。

“可怕的东西？”尘若不解的抬起头看向水灵，“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水灵耸耸肩，然后为她解惑，“我不吃任何你们所说的食物，我只吃‘纯’天然的东西，因此，不用费心为我准备。”

听到她这话的尘若更加的不解，将今早要用的东西拿来出，她走回水灵的对面拉开椅子子子坐了下来，“怎么会呢？我是听过有人吃水果减肥，可是你并不胖，你的身材棒极了，甚至还是显得瘦了些。”

“尘若是吧！”水灵将手中的果核瞄准流理台前的垃圾筒，“咚”的声，她准确的将它投入，然后才又看向眼前那美丽又让人看就不由得想怜惜的尘若，“其实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像花，它们不是只喝水与露就能够存活？所以你只要这么想我不就得了。”

“可是……”

水灵对她摇摇头，再度露出一笑，“我叫夏水灵，你叫我水灵，我叫你尘若，还有，如果你再不准备他们的早餐，我想他们待会儿会向你抗议你让他们等太久了喔！”

经水灵这一提醒，尘若马上弹起身子的去准备，不一会儿，热腾腾且香味四溢的早餐上桌了，而坐在餐桌前的水灵却嫌恶的皱皱鼻，因为眼前的东西着实让她反胃。

站起身子，她正打算离开厨房，可是却迎上了恰巧要进到厨房的擎傲及擎志，她牵牵嘴角的一笑，“快去用你们的早餐吧！我不打扰你们了。”

说完，她便欲越过两个大男人离去，可是擎傲却拉住了她，“你要上哪去？”水灵懒懒的睨他一眼后看向擎志；擎志对她一笑，然后越过他们的走向餐桌坐下，准备享用心上人做的早餐。

“我想到处走走。”水灵轻轻的想挣脱他的钳制。

“那么我陪你一道去。”擎傲说。

水灵轻吁了口气，“尘若已经准备好了早点，不要浪费了她的爱心。还有，你无权干预我的，记得吗？”

“记得，”擎傲握紧了她的手腕，“但是你该跟在我的身侧的，不是吗？”

水灵终于正视他的瞪着他，然后她不得不承认，“是，没错，可这里让我觉得不舒服。”

“为什么？”在场的三个人突然异口同声的问。

“那些东西让我觉得反胃，这个理由行吗？”水灵缓缓的侧过身子，手指指着桌上的东西道。

“这怎么可能？难道你是尼姑不成？”擎志不敢相信的瞪视着水灵，活脱她是个外星人。

水灵一脸哭笑不得，回头看向擎傲，“拜托，放开我，我真的不想再待下去。还有，我讨厌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擎傲比谁都还不懂为什么。可是看着水灵那愈来愈显得苍白的小脸，他只撇下一句：“我一会儿回来用餐，你们先吃，别管我。”

话落，他随即拉着水灵离去，而那被留下来的擎志和尘若两人面面相觑，好半晌，擎志才笑着望向尘若。

“别管他们了，我们先吃，我快饿扁了，”他笑得像个小孩子。

尘若望着他那笑容，粉脸不禁微微羞红，心儿也卜通卜通的跳响着，一时之间还真不知道该作何反应才好。

看着她那羞中带怯的模样，擎志情不自禁的伸手将她拉近搂入怀中，“尘若，我……”话到嘴边却又语塞，只能呆呆的望着她。

尘若见他欲言又止的，心里虽亦有千言万语想问、想诉，可是她毕竟是个女孩子家，再说他们现在实在是近得让她都觉得自己的心会在那一开口的刹那跳离，所以为了完全起见，她轻轻的推开他站身子，“早餐都凉了，快吃。”

“呃……噢，好。”擎志连忙的拉回失了神的心志应道，并随即低头吃起心爱的早餐。

从未看到如此迫窘的他，尘基一颗芳心也漾满了柔情，只是，这一切真能如她所希望的？她无语，更是无言，就算是梦，她情愿这样下去，不愿醒来呵！

想着想着，她已走回自己的位子上坐了下来，若有所思的吃起早餐。

餐桌上除了刀叉偶尔发出的碰撞声外，静得令人想打破这其中的安静，实在太可怕了，至少擎志是这么觉得，因为他爱透了听她的说话，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很好的话题来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静——

“尘若，昨晚你说水灵救过你命，是怎么回事？”他将目光焦点从餐盘移到她身上。

尘若吓了一跳的差点打翻身前的盘子，心惊未甫的抬头，一触及到擎志那双是柔情的眼光时，她又是红着脸的低垂下头，下意识的拨弄着餐盘中的火腿，回想起自己所遭遇到的事，她有些泫然欲泣。

“那一晚我真的是心灰意冷到了极点，我实在没想到我心目中的那对和蔼的父母竟然为了金钱的享乐，而毫不留情的将我卖入酒家当舞女，记得在去那的前刻，我惨白着张脸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他们真的是那么样的沉溺于物质享受上面，那么为什么还要供我上大学，只要他们说一句，我可以不上学去赚钱给他们。

但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竟说我根本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我的父亲是有钱人家的儿子，我

母亲只是个没名、没分的情妇，就在她生下我的一个月后，我母亲那实在是瘦弱得可以的身子再也承受不住的撒手而去，父亲纵使再心疼、再不舍也不可能为她而抛家弃子的换接我的母亲入门，对于我，那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的父亲将我交给了母亲的好友，也就是我养母抚养，并承诺每个月会入一笔款项进她的户头作为我的生活费，一晃眼十一年过去了，我那个生父已经半年没汇款入户，再加上我好赌的养父又输了将近五十几万，还不起找不到我生父之下，他们毅然决然的决定将我卖入火坑。

得知这些事的我就如同身在天堂的刹那顿时被打入地狱，至于事情究竟是如何决定下来的我浑然不知，我只是泪干了再流，他们原先并不怎么理我，可是眼见两天过去了，我整个人却像个死人般，他们开始咒骂，鞭子无情的落在我身上，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心灵上的痛苦远超过一切……”

说到这的尘若早已黯然泪下，擎志也不知何时的来到她身后，安全、温暖的手臂紧紧的圈住她，给了她继续说下去的勇气。

“最后，他们警告我要是当晚不能够马上接客，他们就……就一个个的……轮奸……我，这话撼醒了我，一切的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为了我自己那一丁点存活下去的勇气，我任他们摆布，可就在将面临那些可怕的人时，我不由全身颤抖的求他们再给我几个小时的时间，而他们大概是看我脸色苍白得骇人，也怕我一个想不开稍有不测也不好，所以给了我我想要的的时间。

随着时间一分秒的过去，我的身子愈是颤抖得厉害，倏然之间，我看见了桌上的剪刀，不知是打哪来的勇气或是鬼迷心窍，我慢慢的往那走去，拿来起剪刀，刹那间所有愉快、不愉快及甜美、心酸的往事，一幕幕的再度从眼前掠过，原本一颗惶恐、不安及不知碎过几回的心，在霎时有了前所未有的安宁。

然，就在刀锋即将从我的手中戳入心口时，一个甜美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你真的这么想死吗？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也许你的运气并不是那么的不好，说不定一会儿你就能够遇上贵人也不一定。’

缓缓的，我转过身去，水灵那张脱俗不带一丝胭红的俏脸映入我的眼帘，手中的剪刀倏然间如火烧般的烫热，使得我不得不放手的任它自手中滑落，然而就在我只能呆愣的看着她的同时，她笑嘻嘻的走到我的面前并弯身拾起那把剪刀，看着我，她还是一脸美丽的笑容且再度用那甜美的声音对我说：‘如果你就这样轻易的自断了自己，你如何对得起你的母亲？难道你心甘情愿一辈子的被命运所摆弄？’

我无言以对，然后她又再度的笑了一笑道：‘相信我的话，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你该得到你本该拥有的一切，很快的、很快的。’说完，她产离开了，在我反应过来要追出去时，那群人面色凝重的再度出现在我的面前，二话不说的就将我带到另一间办公室。

至于接下来的事，不用我说你也都知道了，你大哥赎了我，我还跟他签了另一张契约，嫁给了你。”话落，她低垂下头，

对于她的过往，擎志虽然是在知道自己爱上她之后就已经查得一清二楚了，可是从她口中说出，他的一颗心被揪得都痛了起来，她该是个令人疼，令人怜惜的女孩，无奈……

轻托起她的下鄂，“你后悔这样嫁给我吗？”擎志眼中满是期待的看着她，他真心诚意的想一辈了将她捧在手心上呵护，但是对于她的心意，他——不敢胡乱猜测，是怕打碎了自己的心及梦吧！

尘若凝望着他。不，她没有后悔嫁给他，甚至嫁给他曾是她微弱、难圆的一个梦，但如今梦想实现了，可她却反而没有把握，因为她怎匹配得上他？他是那么样的优秀、俊逸，他是多少女子心中的白马王子啊！

“回答我，尘若。”擎志一颗心忐忑不安的，但他必须问，他真的想知道。

“你后悔娶我吗？”尘若伸手轻拉开他的手，半阖下星眸的再度低垂下头，不答反问。

“不。”擎志一口否认，身子跨向她的身侧，双手握住椅把的将椅子连她的人转向他，他蹲在她的身前，双手执起她的，“尘若，我不会后悔的，我要让你快乐起来，我要让你拥有你原本所该拥有的一切。”

闻言的尘若是又惊又喜，抬起仍带泪的小脸，“你说真的？”

“真的，相信我，相信我，尘若。”擎志伸手轻抚着她的面颊。

“擎志，你……为什么要……”

擎志轻点住她的朱唇，“什么都别再问，我会用我的行动来告诉你，向你证明的。”

尘若激动得无法言语，眼中霎时又是盛满泪水。

擎志拍拍她面颊，“去洗把脸，然后把早餐吃了，别忘了我们待会儿还要出门呢！嗯？”

“嗯。”

见尘若轻点了点头，擎志嘴角的笑意更深了，对于这一切能够如此快速的进展，他还真是不得不感谢那突然冒出来的水灵，想到她，不晓得大哥到底搞定了没有？看来，是还有段挺长的路要走呢！

“你到底在做什么？快回去用餐。”让擎傲拉出厨房再次来到花园的水灵，挣脱开擎傲的手道。

“告诉我，为什么你连闻到那些味道都无法忍受？”擎傲咄咄逼人的盯视着眼前从大宅出来后脸色稍微恢复红润的她。

“我……”水灵欲言又止，她能够告诉他，她根本就不是人吗？说了，他还会让她留在他的身边吗？如果他要她走，她能够上哪去呢？她又该上哪去？既联络不上梦蝶，她又不知如何才能找到那五年前嫁予魔王的玉滴石，再想起他们那段爱，她心里真的有说不出的撼动，可是她……如何奢求，她都把机会丧失掉了，因为她不想看到为了一个她，而要牺牲掉尘若及那深爱着尘若的擎志。

“告诉我，难道你要这样瞒下去？”说出这些话的擎傲连自己都很惊讶，他怎么会突然的这么说？她又不是什么鬼怪，她只是不能接受其他食物的味道及不碰那些东西而已。他如此的在心底告诉自己。

水灵看着他，她知道他早晚有一天会知道，可是她并不想这么快就让他知道，因为她并不想这样的就离开他，从昨晚他的身影出现在她的眼前……虽然她已偷偷的跟着他有一段时间……那样近的距离、那样亲昵的一切，无一不困扰着她，她有些不知所措，可是却又是那么爱他的一切及他对她莫名的疼惜……

就好像，好像他们已经认识好久好久，或许他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是这些对于已跟他好些日子的她却不然，她是真的可以算是了解他的，她明白他对擎志的友爱及对尘若的关怀，在外人面前他或许冷酷、无情，但她确深信他不会那样对她，绝对不会。

“灵儿，难道你信不过我？”擎傲一把的钳制住她的双肩。

水灵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给吓了一跳，而面对他再的过问，她只好别开脸，“擎傲，请不要再多过问我的私事。”

“如果我就是要知道呢？”擎傲发现自己的耐心快被磨光了。

水灵摇着头，“真的不要逼我，不是我不想说，而是一旦说了，恐怕我们就……”

“就怎么样？”擎傲急问。

“缘尽了。”她的话落，擎傲已被她这话震得呆愣在当场，水灵紧咬着下唇，挣脱开他的钳制冲出了大门外。等擎傲一发觉，他马上追了上去。

那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一旦知道她的身分，他们缘尽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一定要问清楚，因为这可是他孤注一掷的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灵儿，你别跑，你把话说清楚，灵儿。”擎傲直追着跑在前方的水灵，嘴上更是不停的叫唤着。

水灵对于他的叫唤充耳不闻也不理他的继续往前跑去，泪水早已模糊了她的眼，她好恨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一来到这里就变得一点都不洒脱了？她该还是那个什么事都可以不在乎的她啊！

“灵儿——”擎傲再度喊着她。

水灵自顾的往前跑，也没留心地面上的平坦与否，一个不小心，一颗横在路面的大石在她发现想要闪过时已经来不及了，她整个人重心不稳的往前趴了下去，跌了个狗吃屎，然也正因此这一跌，擎傲才得以追上她。

“怎么样？摔伤了哪了没，告诉我。”连忙的扶起她，擎傲一脸担忧的看着她。

不算是真正有人的躯壳的她怎么会痛？水灵只是气恼，气恼他更所恼自己，双手不由分说的握起粉拳就直朝他的胸膛捶去，“都是你啦！你为什么要追，你不追不就没事了吗？我讨厌你，我讨厌你。”

擎傲心疼她的泪，更心疼她的手，轻轻的，他捉住她飞舞却又不是打得人很痛的手，“灵儿，我只是关心你，如果你不想说就别说了，我再也不问了好不好？”其实刚刚水灵那句缘尽了几乎吓坏了他，他是真的很想搞懂这一切，可是看她这样，就算有再多的话想问也问不出口，唉。

水灵将自己的手自他的手中抽出，胡乱的抹去脸上的泪水，别开脸的就走。

“灵儿，我都说不追问了，你就不要生气了好不好？”擎傲这回可快了她一步的将她给拦下。

“我没有生气。”水灵低垂着头。

“那我们现在就回去。”擎傲执起她的手就要往回走，水灵却动也不动的。

“擎傲，我知道你很在意，可是请你给我点时间，因为要说出你所想要知道的一切……我真的需要一点勇气，所以给我时间好吗？”

将她搂入怀中，擎傲的下鄂轻靠在她的额上，“好，都依你，看你那个时候想跟我说再说，不过别再像刚刚那样了，你简直吓坏了我。”

表面虽然说得好看，可是他想要查出一切的决心更加不容迟疑，既然她不想说，那么他就去查，反正早知道早好，免得到时候事发突然，他也有处应对。

偎在他的怀中，水灵好想时间就停在这一刻，“擎傲，我……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些任性？”她嗫嚅的问。

“任性？”擎傲稍稍的松开她，双眼瞅着她，“不晓得，才一夜的光景如何断定你是怎么样？不过，老是吓得我差点心脏病发。”话落，他疼惜的掐了下她俏挺的鼻子。

“那你为什么要对我好？才一夜的光景，不合理啊！”水灵眯着一双大眼，她知道擎傲对她是不同的，可是诚如他自己所说的，才认识不到二十四小时，甚至半天不到，他对她俨然像个爱侣。

爱侣？！这个名词一闪过水灵的脑中，她怔忡住了，可能吗？

擎傲笑着牵住她的手往回去的路走着，“灵儿，很多话说穿了就一文不值，反正你只要记住，你得履行契约上的约定跟在我身边就是了。”

“既然话说穿了就一文不值，那你为什么老逼着我说自己的事？”水灵发现这个人还真是够不讲理的。

“因为我关心你，再说你想我在对你一点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将你安置在身边，如果你是别人派来暗杀我的怎么办？”擎傲意有所指。

“哼。”水灵不屑的冷哼了声，“这算什么关心？我看你只不过是就近看着我，不过我告诉你，如果我真想杀你，你恐怕一个礼拜前就活不了了，如果我真的想杀你，昨晚那颗定时炸弹就不会只是一个幌了，你要知道，它可是我费了一夜才改造好的。”

一个礼拜前？！她究竟已经偷偷的跟踪了他多久？为什么他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天，这丫头实在不可轻视，不过，很对胃口。

而她所说的改造……她对机械有改造的能力？是谁教她的？他记得美国有这样的人才不多，他只知道一个，可是那个人对他始终忠心如一，不可能他收了徒弟他不知道。

“擎傲，你在想什么？”见他久久不语的水灵，轻晃了下擎傲的手，“放心，我不是什么杀手，想跟着你只是因为好玩。”

“好玩？！”擎傲实在是有些哭笑不得，“灵儿，那些事情一点都不好玩。”

“不好玩？”水灵皱皱鼻子一脸不信，“你骗人。”

“我哪有骗人？”他好笑的问。

“你说那种厮杀的场面不好玩，可是你为什么耍玩？你大可和擎志一样的当个总裁不是吗？”水灵天真的反问回去。

这丫头对于他的事情究竟知道了多少？他相信这些事除了自己和擎志最清楚外，应该没人会知道才对，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两兄弟从何而来。

“你对于我的事很清楚？”擎傲睨起双眼，话中有些危险的意味。

“还好。”水灵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而事实上也是这样，她对于他之所以有些认知，是因为她下凡之前浆星给她看过一些关于他的事，不过也是寥寥无几，甚至连父母都不详，这是她感到最奇怪的。

“还好是好到什么程度？”擎傲仍是探索的问。

水灵这时只是仰天伤感的一笑，“擎傲，不管我知道多少，那都不重要，至于你相不相信我说的话，我也不愿多想，反正，有的只是现在不是吗？”

“有的只是现在？”擎傲怀疑的看着她，“你的意思是你终会离开我？”

“如果真到那一天，擎傲，我一定会很舍不得你的。”水灵对他露出一个颇为凄美的笑容。

“既然会舍不得，那就不要走，”她那一笑让他一颗心有些从来没有过的惶恐，甚至不安。

“是命、是运，怪不得谁，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说到这，水灵挣脱他的手，“我们来比赛，看谁先回到家。”话落，她就往前跑去。

擎傲知道这个对他们俩来说属于敏感的话题又结束了，不，是水灵结束了，可他还没问，他一定要查出一切，而她说的分别那天，他不会让它来临的，他要她永远的留在他的身边。

再次决定之后，他随即追上去。

等到他们两个都跑远了之后，在刚刚他们站定的地方倏地出现了两个人，一男一女。

“宁儿，你打算怎么做？”一句低沉充满磁性的声音，一张俊美无比的脸孔，一双充满了深情、柔情的双眼，他，官毅浩，魔界之王——魔纶皓，他话中的宁儿，也就是他的娇妻叶宁，一个恶魔与天使之子——玉清石。

“你说呢？毅浩。”叶宁笑对着官毅浩，这个她深爱的男人。

毅浩将她搂进怀中，“你一定会让他们有个好结局的，只是，你还在考验那个男人的心能够坚定到什么程度是不？”

叶宁微踮起脚尖在毅浩的颊上香了下，“真不愧是魔界第一把交椅，难怪当初我会那样胡里糊涂的信了你。”

“拜托！都陈腔滥调了，还提，莫非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的真心？”毅浩搂紧了叶宁，这辈子他要的只有她。“我不懂，宁儿，既然你都知道了一切，为什么你不愿现身跟水灵见面？”

“也算是给她的一些磨练，因为她这么做实在是……可是无可厚非的，她也是不想因为自己的介入而拆散了另一对，我又该怎么说呢？天界那样的天津，实在是对她们不公平。”

叶宁是对于这一切感受最深的人，然而一切既然都已经成为过往，多提也是无义。“我们先回去吧！”

“嗯。”

话语飘散在风中，原先出现的两人顿时已经又不知去向了……

跑进客厅的水灵涨红着脸，大喘着气。

坐在客厅里正看报的擎志听见脚步声时便抬起了头，见是水灵，他半调子的道：“跑得那么急，我大哥是拿来刀还是拿枪追杀你？”

水灵伸手轻拭去额上的汗水，对擎志挤眉弄眼的，“都不是，他是开着坦克车追杀我。”

“坦克车？”擎志一副煞有其事的点头，“难怪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人？大概是太久没上油了，所以才这么慢。”

“慢什么？”刚进屋的擎傲就只听见最后一句，不解的问道。

水灵和擎志相视一眼，然后两个人大笑了起来。

“喂，你们到底在笑些什么？”擎傲被笑得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

在他这一句问号之下，水灵率先停下，“我不陪你们了，我要上楼去冲个澡。”说完，她就往楼梯走去。

“灵儿。”擎傲这会儿又唤住她。

“还有什么事？”水灵回过头，表情上写满了不解。

“你有衣服可穿吗？”擎傲啼笑皆非的问，因为昨晚他记得她是空手上门来的。

对于他的话，水灵一笑置之，“我有我的办法，你还是快去你的五脏庙，别忘了你之前的承诺。”

“承诺？”擎傲敢情是真的忘了。

“苹果，OK？”水灵不悦的瞪着他，提示道。

“喔！我记起来了，没问题，快去冲你的澡吧！”擎傲释怀的一笑，然后目送水灵上楼后的身影消失在视线内。

“什么苹果？”擎志在水灵一走后，随即好奇的问。

擎志这一问，擎傲才发觉擎志怎么现在还在家，“今天是国定假日吗？你怎么在家？”

“嘿，我的问题你都还没回答就反过来问我。”擎志抗议道。

擎傲耸耸肩，转过身往厨房走去，不搭理他，反正各负责各的，他不想多加干涉，而且他真的饿了，在那样追逐之中，他发现自己真的是安适太久了，不然怎么会追不上水灵的脚步？

然，擎傲所不知的是，风儿的吹拂是花儿飞舞最快的时候。

坐在餐桌上，他拿起那已有些冷的早餐，走到微波炉前将它放了进去，按了按键后，他便转身走到冰箱前打开冰箱门随手挑出一瓶饮料，头也不回的问——

“你要不要来点什么？”他问的是那尾随他进来的擎志。

“看有没有水果，随便给我一样。”擎志大刺刺的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擎傲随手抛给他一颗雪梨，关上冰箱，他早餐也好了。

坐上用餐位置，擎傲一边用餐一边问：“你是怎么了？什么时候变得跟三姑六婆一样？”他话中所指的是擎志对他和水灵之间的事的好奇。

“好吧？我承认我是好奇，可是那也是因为你是我大哥，我关心你。”擎志倒是说得头头是道。

擎傲咕哝了声，“我吃了她一颗苹果，她要我赔她，然后我只好答应带她到超市买她想吃的，就这样，满足你的好奇心了没？”

“啊！就这样？”擎志不相信。

“就是这样，信不信由你。”擎傲无所谓的耸耸肩，“你的问题我回答完了，现在是不是该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今晚要带尘若参加蒋家的生日宴会，可是又碍于她没有什么衣服可以参加那种场合，所以我今天要带她去买一些衣服。”擎志边啃雪梨边道。

“嘿，很好，至少踏出第一步了。”擎傲点头，很满意擎志这次的作法，“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出门？”问这话的擎傲正打算带水灵一道去，因为水灵应该也没有什么衣服，至少在这她是。

“你打算带她和我们一块去？”擎志不笨的，一下子就猜到了。

“怕我们会当不识趣的飞利浦？”

“尘若不介意的，她对水灵很有好感。”擎志摇头道。

“那你呢？你怎么说？”擎傲停下手边的任何动作，直瞅着擎志，他在乎的是他的看法及想法。

“能够让你扑克上的女孩子我当然是没话说，况且她真的可爱，只是要叫她大嫂，太别扭了。”擎志皱着眉头，看水灵的模样说不定才二十，而他都能够做她的大哥了，要是大哥娶她，教他叫个小丫头为大嫂，天，他真是不敢想像。

擎傲点头，“这倒也是。嘿，你该不会是在暗示我老牛吃嫩草吧？”

“我可没这么说，是你自己承认的。”擎志一副无辜的看着他。

“给我小心一点，”擎傲狠瞪了他一眼。

“彼此，彼此。”擎志一点也不在乎的回他一句。

最后，兄弟俩相视一笑，结束了所有的话题。

“哇，这些衣服都好美。”一进到服饰店的水灵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好奇，东摸摸，西看看后，她回过头对着尘若叫：“尘若，快来，你来试穿这几件。”

尘若随即撇下擎志走向水灵，水灵连忙将两、三件上好质料且款式大方又不失典雅的衣裳，在尘若的身上比对了一下，“你去换看看好不好？它们每一件在你身上看起来都好美。”

尘若笑着接过衣服，“我去换看看。”话落，她便走往更衣间。

而事实上从刚刚到现在，他们已经逛了好几间服饰店，而尘若的每件衣服几乎都出自水灵的手，当然，那也是因为水灵看中的每一件衣服穿在尘若身上都仿佛订作似的。

“给自己挑几件。”擎傲的声音在水灵的身后响起，双手放在她的肩上。

“我不喜欢穿这些。”水灵摇摇头。

“你不喜欢？那为什么你会替尘若选，而且每次选的都是那么样的适合她穿，甚至连她自己都喜欢。”擎志的声音这时也响了起来。

水灵对他露出浅浅一笑，“如果你真的懂她，我劝你待会儿等她那几套换过出来后，将这一套递给她，不过——别说我选的，让你表现一下。”

说着说着，她将手中拿着的那一套月牙色的礼服塞到擎志的手中，“这件可以让她今天晚上参加宴会穿，我保证一定会让她成为最出色、众人瞩目的焦点。待会儿要求她帮你先套一样相配的懂吗？”

擎志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怎么也没想到水灵会这样帮他制造机会，然就在他还未来

得及对她道谢时，水灵又笑着对他道——

“我跟擎傲到别处逛逛走走，你就留在这欣赏你老婆，待会见。”话落，水灵也不等擎傲说些什么的拉着擎傲就走，留下擎志，或许是该说将原本属于他们的时间还给他们。

拉着擎傲步出服饰店后，水灵便放开他的手走到人行道的栏杆前，一跃的坐了上去，擎傲像是深怕她不稳的拉着她的手，“为什么不喜欢那些衣服？你不是也觉得它们很美吗？”

“是很美。”水灵坦白的承认，“但是对我而言，那太奢侈。”

“为什么？”擎傲不解。

“没有为什么。”水灵淡然一笑，是的，那些对她来说根本没有意义，因为她若真的想要的话，随时脑袋一转、手一挥就有了，只不过她不能那样，毕竟这是凡间。

“事实上这又和你还不能告诉我的事情有关，对不？”擎傲虽说是问，但是他已是相当肯定。

“喔！何以见得？”水灵反倒是好奇了。

“不是吗？”擎傲笑着摇头，“你对食物近而远之，衣服又觉得拥有了太过奢侈，甚至我连你现在身上这套衣服是打哪来的都不清楚，而你也还愿对我说太多关于你自己的事，那么一切岂不吻合？”

面对他的一番话，水灵真的是满心感动，——对于他的观察入微。

“擎傲，当你知道你自已可以随心所欲的拥有想要的一切的时候，我想你也将不会再对任何事物感到有兴趣的，虽说物质可以填满一个人，但是它永远填满不了一个人的心灵。”

“你说得没错。”擎傲对于她的一番话是感触颇深，松开她的手，往左跨了一步的将身子靠在栏杆上，“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只要我想要的，我随时都可以拥有，可是我很庆幸，庆幸自己除了擎志外还有那么一大群的好弟兄。”

“没错，亲情及友情是天底下最难能可贵的。”水灵说得有些伤感，而这正是她来到凡间所发现最令她感伤的，想想自己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从何而来，甚至她的父母是谁

……

望着她那哀伤的侧脸，擎傲的心再度揪结了起来，她的出现是他今生上帝赐予他的最大恩惠，而拥有那一群好弟兄是上苍给他的恩德。

伸过一只手将她从栏杆上搂下来，带进自己的怀中，她的身子轻得似根羽毛，“灵儿，如果你愿意，我真想为你分担你的一切。”

“是吗？你真的想分担我的一切？”水灵抬起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看着他。

“真的，除非你不相信我。”擎傲诚挚的点头道。

“我信。”水灵收回眼光，“可是你并不信我不是吗？”

“何以见得？”擎傲问。

“擎傲，我说过我对你算是了解，甚至包括你的处事作风，再说我不认为你想要我点破你。”

水灵轻轻的将自己从他的怀中拉开，“该是说出一切的时候我不会瞒你，只怕到时候无法相信的人会是你，至于这一段时间，我希望我如果有任何举动让你们觉得奇怪，希望你们都不要问我些什么，因为我无法坦言。”

擎傲无语以对，现在他唯一希望的是风翔能够为他查出一切有关于水灵的事，可是就她刚刚说话的语气听来，她大概也已经知道他在调查她了。

夜幕低垂，星星在夜空中闪烁，如钻般耀眼。

水灵慵懒的靠在大床上，修长的双腿交叉着，手中翻着一本从楼下书房中拿上来的诗集。

擎傲洗完澡出来所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他不禁心魂荡漾，倘若今日她是他妻子的如此在他的床上该有多好？而今夜，他并不想和她同床，因为那对他而言将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更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可以这么让他如此的……

“铃——”

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擎傲的思忖，水灵大概也发现他洗完澡出来了，阖起书翻下床。

“我到楼下去帮你切点水果。”说完，她也不等擎傲说些什么的就离开了房间，反正电话不会是找她的，而且她相信他也不会希望她听到他们之间的谈话，所以干脆找个借口离开，免得他还要回避她。

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房间门外，擎傲这才走向床头接起响了一会儿的电话。

“喂？”

“大哥吗？是我风翔。”白风翔的声音在话筒那端响起。

“我要的资料查到了是不？”擎傲在床沿坐了下来，“怎么动作这么慢？实在不像你平常的作风。”话中并无一丝责怪，只是觉得有些奇怪。

“我……找不到任何有关你要我查的那名女子的任何资料。”白风翔实在很不愿意向擎傲承认这档事，但已经查遍世界各国，甚至连鸟不生蛋的地方，他都查遍了，可是还是空白。

他的回答换得擎傲一阵沉默。

见擎傲不语，白风翔连忙又道：“大哥，会不会她给的是假名？不然绝对没有道理查不出来的。”

“风翔，既然只有名字查不出来，那么如果让你见过人，你是否就可以查得出？”擎傲抱着一线生机，他相信风翔的能力，再说他所能给的资料也实在是太薄弱了。

“那是再好不过了，因为我可以透过电脑的图片分析所有人。”白风翔相当有自信的说道。

“那好，你明天一早就和轶冕到这来，顺便挑几个弟兄一道，至于总部方面的一切就暂时交给鹰凯。”擎傲细细的吩咐下去，“对了，告诉鹰凯，最近加紧严守，如果有任何风吹草动，马上和我联络。”

“是。”白风翔唯唯应诺，“大哥，这名女子……”他本来是不该多问的，可是擎傲这样的吩咐让他觉得事情似乎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单纯，特别是这名神秘的夏水灵……

“别多问，一切明天再说，记得我的吩咐。”擎傲不想在什么都还没有下落之前就随便揣测事情，只是，该有的防备仍旧不能少，虽然他很想相信水灵的话及自己的直觉，可是事关那么多人的生命安危，他真的不能不小心一点。

“是。”

收了线后，擎傲拿起肩上的毛巾一边擦拭着头，一边离开房间下楼去。

削切了两颗雪梨后，水灵坐在餐椅上，双手交叠的放在桌面，下鄂靠着手臂，思绪又远游去了。

现在的她是既迷惘又迷惑，她想将自己的身分告诉擎傲，可是又怕他知道以后不能接受，她当然也知道他正派人在调查她，但，她怀疑他能够查到些什么，毕竟她只是一个不存在的人而已。

除此之外，她一颗原先就被他深深吸引的心，在这一天相处下来又更加深了不少，她喜欢他的温柔及体贴，也爱他那疼惜她和他那让她心慌却又爱透了的怀抱，一切的一切，她明知道只会让将来分别时更加痛苦而已，可是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对他的爱。

唉，我究竟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成全了擎志和尘若，那她自己呢？却陷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之下……

“在想些什么？”擎傲不知何时已来到她的身后温柔的搂住了她，下鄂轻靠在她的肩上。

水灵摇摇头，将头抬了起来，伸手将桌上的水果端起的摆在擎傲面前，“吃水果。”

擎傲松开她的端过水果放下，拉开她身旁的椅子坐下，然后将她再度搂抱入怀中，他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么样的搂着她，虽然他到现在还未曾逾越过。

拿起一片雪梨喂她，在水灵咬了一口后，他顺着她咬过之处将它吃下，“今晚，房间留给你睡，我去睡客房。”

“为什么？昨天是你自己要我和你一起睡的。”水灵径自拿起另一块雪梨吃了起来。

“你就对我这么安心，不怕我吃了你？”擎傲笑着抚了抚她的头。

“想是想过，不过，我相信你。”水灵脸上不禁浮起一抹红云。

“是吗？”对于她的信任，擎傲不予置评，不过怀中的她好香，而且比起那些水果更加诱惑着他，缓缓的，他俯下头在她的肩上印下一吻。

“灵儿，不要太相信我的自制力，虽然我们才认识，可是愈是和你一块，我想要你的念头就愈强烈。逃开我！”他低哑的说道，唇吻上了她的颈项。

水灵顿觉呼吸急促，可是她还是压下自己想接受他的念头，“你真的希望我逃吗？”

“不。”擎傲否决了一切，“我不要你逃，但是，我也不想伤害你。”

“是吗？你真的知道什么会伤害我，什么不会伤害我？”水灵轻闭上眼，只是感觉着他的

轻吻。

“我不知道，但我迫切的想知道，因为我想永远的留住你，不要你离开我，灵儿……”擎傲含住她的耳垂，“不要离开我，答应你会留下。”

“我不能。”水灵倏然睁开眼的转头看他，“擎傲，我说过我有的只是现在，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走。”

“不，我不准你走，你说过你会舍不得的，那么说不要走。”擎傲收紧了那圈住她的双手。

水灵幽幽的叹了口气，头轻靠在他的胸膛上，“擎傲，如果我走了，你会不会很想我？”

“不会，我只会拼了命的将你找回来，然后好好的打你一顿屁股。”擎傲狠狠的说道。

“真舍得吗？打我？”水灵用余光睨了他一眼。

“是舍不得，所以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我也不准你离开我，我要将你留在我的身边。”擎傲在她的发上印上一吻，“灵儿，我的一生只对感情赌这么一回，我不能输，也输不起，你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水灵轻轻的颌首，她怎么会不明白？只是——争得过天下吗？

“那答应你会为我留下。”擎傲轻扳过她的身子，托起她的下颚让她直视着他，眼中的情愫丝毫未掩。

水灵轻颤着伸手抚上他那俊逸的脸庞，“擎傲，如果可以，我真的很想给你这个承诺，但是我……没有把握，而且，知道一切后你或许会改变你现在对我的心也不一定，我……”

“不。”擎傲点住她的唇不让她继续说下去，“不管你的身分为何，我都不会让你走，你除了留下来，没有别条路可走。”他霸道的对她宣示。

他的话让水灵增添了一抹忧思，轻偎进他的怀中，听着他那沉稳的心跳，“不要调查我的身分，不会有结果的。”

“是因为夏水灵这个名字只是个幌子吗？”擎傲低头看着怀中的可人儿。

“不，夏水灵真的是我的名字。”水灵仰起小脸迎上他的眼光道。

“那么为什么风翔会找不到任何有关你的资料？”擎傲瞅视着她。

“我不是人。”水灵声如蚊蚋。

听到这话的擎傲纵声大笑起来，“灵儿，你开什么玩笑？别忘了现在的你可是这样活生生的在我的怀中。”

早猜到铁定不会相信的水灵并没有多作解释，若有所思的回过身拿起盘内的雪梨轻咬了口。

见她默默无语，擎傲再度将她搂紧，“灵儿，不管你是不是人，你永远都是我所唯一认定的灵儿，我的灵儿。”

水灵的身子在他这话下猛地撼动了一下，甚至就连手中的雪梨落地都不自觉，只觉眼光倏地又让他感动的热泪盈眶。

“嫁给我，灵儿。”擎傲这时又突然的爆出这么一句，“我知道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快了，可是我相信我们都清楚这并不快，因此，嫁给我，灵儿，嫁给我。”再度扳过她的身子，凝视着她。

泪，悄然的轻落，水灵仿若自己仍是在云端上般的不真实，“你是认真的，不是跟我开玩笑，更不是因为你心里那些可笑的认知？”她尽量克制自己压抑下听起来不至于颤抖得厉害的声音。

“我看起来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擎傲认真的神情早已说明了一切。

“倘若我不答应呢？”水灵伸手拭去颊上的泪，半认真、半开玩笑的问道。

“绑你进礼堂的事我不是做不出来。”擎傲回答得理所当然。

他这话让水灵又是哭、又是笑的，“你这个人，真的没药救了。”

“或许，我应该让你再不能拒绝一些。”说到这的擎傲邪邪一笑的抱着她站起了身子，踢开身后那碍脚的椅子，跨大步的离开厨房。

水灵愣了将近三秒钟才意识到他话中的企图，突然间她除了羞红了一张俏脸外，她更是慌措不安的紧捉着他的双臂，“你不是认真的，对不对？擎傲，你，你不会这样的，你……”

擎傲稳健的一步步往二楼直上，俯头看着怀中的她，羞红一张俏脸的她更显得动人几分，而那从见她就早已经蠢蠢欲动的欲念此刻更是不断的高涨。

“你最好开始学着相信我所说的话，还有，你如果不想我在这就要了你的话，你就乖乖的闭上你的小嘴，不然……”

他的话都还未说完，水灵就已经连忙的捂住自己的嘴，擎傲看了又是一阵惊天动地的大

笑，他那狂妄的笑声让水灵羞得直想找个地洞钻下去，但只奈何此地没有地洞，所以她只好死命的将头往他的怀中钻去。

擎傲既是爱怜又是疼惜，再加上那直窜而上的热气，更是频频的促他加紧脚步的回到他的房内，而今晚，他要彻彻底底的拥有她、爱她.....

蒋家

“展夫人啊！你的肚量可真大，竟然会让你老公跟蒋小姐跳舞。”一位也是来参加蒋家小姐蒋丝羽生日宴的夫人说道。

“蒋小姐是今天的寿星，而擎志和她又是旧识，跳个舞不算什么的。”尘若浅浅的露出一笑道。

“不算什么？！”那位夫人露出非常惊讶的神情，然后随即换上一副贼样的小声说：“展夫人，看来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蒋小姐喜欢展先生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

听到这句话的尘若顿时只觉脑中一片空白，目光调向那场中的男女，倏然间，所有的灯光、他们那曼妙的组合、那女子的巧笑倩兮、擎志的温文有礼.....一切一切都让她目眩，不，不要这样，不要.....

仓皇的，尘若匆匆的对那位仍滔滔不绝说着话的夫人说了声“抱歉”，然后像只急欲逃离猎人追杀的动物般的逃离这场宴会。

场内和蒋丝羽跳舞的擎志虽然是聆听着蒋丝羽说话，可是他的目光一分一秒都未曾离开尘若，只见她那愈来愈苍白的脸色，最后，她竟然奔了出去，看到这，那原本随着音乐移动的脚步停了下来，狠瞪了眼那个不知道对尘若说了些什么的女人，然后抛下蒋丝羽追了出去。

“擎志！擎志！”蒋丝羽的声音没有唤回擎志，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大厅，她双手紧紧的握住，心想，不，她不会将自己爱了那么久的人就这样拱手让人，擎志是她的，只能是她的、只能是她的.....

追出去的擎志不停的找寻着心上人的身影，而在一见到前面向前奔去的尘若时，他马上回快脚步追去。

“尘若！”由于擎志的脚程快上许多，不一会儿，他已将尘若给拦了下来。

“你走开，我不要看到你，走开！”尘若推拒着他，身子往旁边一移就想要摆脱擎志，而擎志干脆一把的圈住她的纤腰，让她没有任何逃脱的机会。

“怎么了？为什么这样的跑了出来？”擎志连忙捉住那舞动的手，温柔又担忧的问。

尘若将脸别了开来，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竟然在无意之间抢了别人的心上人，她甚至不知道还有那么样的一个女子爱着擎志，感情的事，她一向都不是一个主动者，可是她知道自己对他是有着一份难以言喻的感情的，但他呢？他是拿着什么样的感情及心态来对待她？

如果他只是为了她需要一个避风港而放弃另一个她，那么她该不该不这样悄悄的走开？然，一旦走了，她那对他的感情收得回来吗？她能够舍得下自己对他的那份感情及他的一切好吗？

不，她不能，她做不到，做不到.....

擎志见她不再挣扎着想要离去，轻轻的，他松开了捉住她的手，然后轻托她那早已带泪的小脸，“到底怎么了？尘若，你不要这样，我带你出来是希望你开心、你快乐，我不喜欢你失去笑容，你能够明白吗？”

泪眼朦胧的看着擎志，尘若道：“我.....你，你和蒋小姐，我不要成为别人之间的第三者，我可以退出，可以走。”

说完，她迅速的推开他走到一边拭泪，假使擎志爱的人真的是蒋丝羽，她会退出，毕竟这个身分她并不留恋，从不，只是.....

“不！”擎志大吼了一声，从她身后紧紧的圈住她的身子，“不，尘若，你不可以离开我，不可以！”

尘若闭上眼，他不要她走，他真的这么在乎她？

见尘若一言不发，擎志连忙的扳过她的身子，“我跟她没有什么的，我本来也是不想参加的，可是蒋氏和展氏目前有生意上的关系，再加上蒋丝羽的大哥和我又是商场上的好伙伴，我……不好拒绝，再加上你也说你想来，所以我才……”

他的话没有说完，尘若便掩住了他的口，一双泪眼正闪烁着感动的光芒，良久，她投进他的怀中，“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只是……”

擎志轻拍着她的背，“没关系，只要你不要再有那种想法就好，就好，”他有些像是喃喃自语的低喃着。

尘若自他的怀中仰起小脸的看着他，她可以深深的感到他怕她离开他的心，而此时此刻，她的脑中响起了擎傲曾对她说过的一段话：“如果你真的想走，我不会拦你，只是希望那一天来临时，最好不要跟擎志道别。”

当时的她对于擎傲的话是懂也是料想未及的，如果……，难道……可能吗？擎志是喜欢她的？会吗？会是这样的吗？

双手轻捧住她的俏脸，她的泪一直都是他最心疼、最不舍的，可是该怎么做才能够让她不再流泪，才能够让她不再伤悲？

“尘若，这辈子，我只认定你，我要的老婆也只有你一个。”他终于将那放在自己心中的话给说了出来，只是方式不一样。

“擎志，你是……真心的？”她再度泪眼婆娑。

多少日子以来的忧思及疑惑仿佛在这一瞬间消失且不复存在，尘若是心喜亦是感动，她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擎志……

轻拭去她的泪，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必要再隐瞒下去，因为他不想失去她，更不管她是否能够爱他，无论如何也不愿让她走，如果让她走了，那么他这辈子恐怕将生不如死。

想到这，擎志深吸了一口气后吐出，“其实我……爱上你很久很久了，从我大学入学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再不会爱上别人，但是，我太过于害怕及没自信吧！毕竟当初你是那么样的耀眼，所以我只是远远的看着你，并且打算就这样一辈子默默的守候你，再说展氏那时刚由大哥的手中交到我的手上时，我必须一面学习如何经营它及坐稳我自己的位置，所以我才将自己的爱深深的埋藏，直到我得知了那件事……”

“擎志。”尘若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只能够将自己偎紧他，但在她的嘴边却漾起一抹自发生那么多事情以来最美的笑容。

擎志对于她的反应怔忡了好一会儿，反应过来后，他轻轻的将她拉离开身前，“以后别再乱想，如果可以，不要离开我，也不要再提了，好吗？”

“擎志，可以回答我几个问题吗？”尘若半阖星眸，没答应也未说不，只是反问。

“好。”

“为什么你那些话不从一开始就对我说？为什么要任由我胡思乱想？”她的语气柔得像风。

擎志下意识的仰头看向夜空，“不是我不想说，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者是我仍旧害怕，再加上你才发生过那件不愉快的事，所以我……就是这样。”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我发生了那件事？”这是尘若最不解的。

想到这件事，擎志有些腼腆的搔搔头，“我刚刚说过我从看到你的那一刻就爱上了你，所以我花了不少时间及拜托大哥帮我调查你的一切，虽然我从来未曾作过任何表示，可是我对你的关心并未因为毕了业而有所改变，不然我就不会及时的请大哥到那儿去将你……但是，请你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大哥会对你做出那样的要求，我”

听到这的尘若，捂住了他的嘴对他摇头，“什么都别再说了，我都明白，但你所不明白的是——我也爱了你好久。”

“你……我……”擎志这可真是被吓傻了。

尘若羞赧的低垂下头，“追求我的人很多，但我从未接受，甚至就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了什么，直到发生了那件事，你大哥那严厉又咄咄逼人的话语，一切的一切，我无后路可退，但也或许是我根本也不想退，只是，我真的是很害怕，害怕这未知的一切，毕竟婚姻是一辈子的事，然而守着一个自己所爱的人可以很容易也可以很难……”

擎志，你并不知道这一切对我有多么的不安及惶恐，想离开却又舍不得，我不是舍不得好日子，而是你，纵使我不得知你的心意，可我就是这样的深陷于其中。”

当所有彼此间的爱意全都明朗化时，擎志激动得紧紧搂住尘若，“我的老天，我竟然让我们两个白白浪费了四年的美好时光。”

“不，不能怪你，因为那只能说是我们的缘分未到。”尘若埋在他的怀中低喃的说道。

“我的好尘若。”擎志在她的发上印上真挚的一吻，“好了，现在什么话都说开了，我们还要回去参加宴会吗？”

“你还想回去？”尘若仰起小脸问。

“不。”擎志一口就否决了，“我宁可回家，或者我们到别的地方，只有我们俩的地方。”

尘若故意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笑在嘴边漾了开来，“那么我们还杵在这做什么？还不走？”

擎志被她的神情唬得一愣一愣的，最后还是尘若拉着他往回跑时才恢复过来，反被动为主动的一块回蒋家开车。

站在清晨的花园中，水灵仰头看着朦胧的天际，踏出了那一步，她还有回头的路吗？

“唉！”

“叹什么气？”擎傲不知何时出现的从她身后搂住了她。

“怎么起来了？”水灵微笑着侧头看他。

“少了你，就想到你会在这，看来，我办事不力。”擎傲说得有些懊恼。

“什么意思？”她不懂。

“让你还起得了床，甚至比我更早。”擎傲说完一手毫无顾忌的伸往她宽松的衣内轻抚着她。

“你做什么你？大白天的。”没想到他会有此举的水灵，连忙捉住他的手。

“大白天的？”擎傲才不管它白不白天，干脆一把将她整个人抱起，“这是教你下次不准偷偷的离开我的床。”

“擎傲你……不要这样，快放我下来，会让人看到的。”水灵又急又羞的。

“谁会看到，看到又怎么样？”擎傲一点也不在乎。

“哎呀！”水灵轻捶了他一记，“你的客人来了。”

“客人？”擎傲胡里糊涂的，“我没有请什么客人来。”

水灵白了他一眼，然后好心的指给他看，原来不知何时，白风翔他们已经依他的吩咐来到了。

缓缓的放下水灵，但是仍旧紧握着她的手，“来，我介绍几个好哥们给你认识、认识。”

听到这话的水灵又翻了个大白眼，完了，这下子可真的有好戏可以看了。

“风翔，轶冕。”

两个大男人一听见擎傲的声音马上转过身望向声音的来源，然而那原本是一张准备笑开的脸却在看见水灵时，倏然的结冻、夭折，脚步甚至还微微的往后退去，就连他们俩身后的那群弟兄也在见到那张天使般的容颜时血色尽失，两腿战战兢兢欲先走。

擎傲不高兴的瞪着他们，心里想他们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才一、两个礼拜没见而已就这样？他就算是变得再面目可憎，也不至于让这一群相处都快十多年的好弟兄们怕成这个样子吧？！

“你们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愠不火的问。

“你说啊？”白风翔看着柳轶冕，轻扯着他的衣袖低言。

“你他妈的不会自己说啊？”柳轶冕僵硬的挤出了个笑容，一边扯开他的手低咒。

“你们……”擎傲不高兴的沉下了脸色，“还不说话？难道你们全都成了哑巴不成？还是几十天没见就全都忘了我是谁了？”

“大哥……我们……不是的……是……”白风翔和柳轶冕两个人一副“屎”样的吞吞吐吐同声道。

要是现在有张桌子在擎傲的面前，他一定早已捶桌而起，真搞不懂他们是怎么一回事？才几天的光景，竟然让他们全变了个样？

水灵可怜的看了他们一眼，再看看那已经双眼冒火想要杀人擎傲，她这才决定好心的打开第一道锁，挣脱擎傲的牵握，她往前走了一步，而那见她往前一步的众人全都合作的也连退了三、四步。

“怎么了？分开还不到两天时间，你们就全都忘了我？不会真这么夸张吧？白大哥、柳大哥。”水灵笑嘻嘻的说道。

原本她是没打算和他们这么快再见的，可是她实在是没办法，因老天就是要和他们过意不去，唉，看来他们要是在知道她即将嫁给擎傲时，嘿嘿，医院的生意及病人保证马上多增上一倍。

柳轶冕狠瞪了一眼那全躲在他身后排成一直线的人，包括白风翔，然后才不得已的期期艾艾的说道：“呃……是……是啊！大姐，我们可还真是冤家路窄。”

“冤家路窄？”水灵装出一副十分可怜的小脸，“柳大哥怎么这么说呢？好歹我可也是帮了你不少忙，怎么会说是冤家？唉，这年头好人还真是难当啊！”

柳轶冕翻了个白眼，是帮了不少忙，可是那算是帮吗？简直就是弄得他鸡飞狗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去他妈的好人。

虽说是在心里底犯着嘀咕，可是他已经不会再傻到去跟眼前的这个小娃……不，是小恶魔玩文字游戏，所以他连忙的陪着笑脸，“是是是，大姐怎么说怎么是，都怪小弟不懂得说话，请大姐小人……不，大人不记小人过。”

看他是真的怕了，水灵决定好心的放过他一马，不过还有个不知死活的人正掩嘴偷笑呢

——
“白大哥，堂堂一个电脑奇才风采翩翩的你，怎么会躲到柳大哥身后去了？难不成你真的去变了性，还是你原本就有着某些‘癖好’不成？”

水灵这话一落，除了擎傲仍不明就里之外，所有的人全都爆笑出声，而白风翔的脸则是一阵青、一阵红的。

“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再笑……再笑的就给你们好看！”他脸红脖子粗的威胁道。

“哎呀！白大哥，难得大伙这么开心，你又何必恼羞成怒呢？当心气坏了身子，这样可就不好了，特别是对于你肚子里的小BABY，小心将来他的脾气会差那么点的。”水灵真是愈说愈痛快。

白风翔真的是气得忍无可忍，而众弟兄们大家又全都笑得人仰马翻的。不行，他非得给那丫头好看不成，想着想着，他那双早已怒气腾腾的眼，还有那已经怒发冲冠的模样，双手的关节正“咯咯”作响着，脚步亦是往水灵直直而去。

水灵笑着看他走近，心里默默的念着一些咒语，然就在白翔风离她只剩两大步的距离时，他的双眼顿时像生了根般的动弹不得，低头一看，天啊，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又是那些挣也挣不开的藤蔓？

“怎么样？还想揍人吗？”水灵挑衅的说道。

白风翔一股无名火此刻烧得更旺，忍到已经忍不住的大吼：“有种就别再给我耍这些小人的招数，大大方方的跟我比上一场！”

“是吗？你确定你还想比一次？”水灵挑高了眉头道。

白风翔的脸大大的刷成了青白，柳轶冕见状急步的走到白风翔的身旁，“小不忍则乱大谋啊！认了吧！”

白风翔瞪了他一眼，然后挫败的低下头，倏然，所有的人皆没有开口说话，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良久后，擎傲这才走到水灵身旁，“灵儿，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好奇又不解，毕竟所有弟兄如此的害怕水灵实在没道理，而且听刚刚他们对话的模式，他们早已见过了面，只是这怎么可能？还有那些不知道打哪冒出的藤蔓。

“我看你还是问他们好了。”水灵对他浅浅一笑，眼角则斜睨了白风翔及柳轶冕一眼，颇有警告意味，“不过——他们最好别在话中加料，我先上楼去了。”

话落，她便如粉蝶般的离去，而在她一离去，白风翔脚上的藤蔓顿时消失，仿佛一切只是个幻象。

目送水灵走远后，擎傲再看向白风翔及柳轶冕，“看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不少事，你们最好一五一十的给我说清楚。”

“是。”白风翔及柳轶冕两人狼狈的允诺，心里正想着：真是踢到铁板了！

“你说她轻易的就闯过你设计的任何设施，甚至她所设计的电脑程式你完全无法解开？”

“是。”白风翔不得不点头承认。

擎傲这时看向柳轶冕，“你说她几乎会所有会的机械改造，可是她所能够改造的东西你却理不出其原因之所在？”

“是。就连武术高手，向来无往不利的鹰凯也败在那丫头的手上，”柳轶冕万般无奈的点头。

擎傲沉吟的点着头，“从一开始到刚才之前，你们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是吗？”

“嗯。”白风翔点头。

“她一直不肯报上姓名，而且她的出现也实在是太突然，可最令人佩服的是当所有的枪都指着她时，她竟然还能面不改色的提出她要和我们比上一场的话来，说真的，我们实在是不得不服了她。”

柳轶冕虽说得有些无奈及不甘输于一名年纪小小的女子，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却不得不佩服及赞赏水灵。

“轶冕说得没错，她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甚至说连我们这三个人都是被她耍得敢怒不敢言。”白风翔苦笑着说道。

“听了你们的话，她确实是一个很错的挑战，而且往后可见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可看。”擎傲是愈想愈有趣，最令他满意的是，他竟然捡到了一块宝，一块值得他一生永远珍藏的宝。

“啊？！”白风翔及柳轶冕两个人仍不明就里，只是瞪大了双眼、张大了口。

擎傲当然明白他们还不知道他的打算，不过现在知道也不算太迟，更何况他实在也是难得看到他手下这三个各拥有一方，素有鬼才之称的好弟兄，竟然会甘败于一名小女子手上。

“我打算娶灵儿，而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两个下去帮我办，至于日子方面是愈快愈好，听到了没有？”

“啥？！”白风翔和柳轶冕两个人的眼睛在听到这话时瞪得都快掉下来了，他们甚至还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什么问题。

“你们两个还愣在那做什么？还不快下去准备？难道还要我教你们怎么做不成？”擎傲这开摆起了难得的大哥的架式。

“是是是，我们这就马上去办。”柳轶冕迭声的回道，然后拉着仍呆愣的白风翔离开书房。

看着他们离去后，擎傲嘴边的笑意更深了些，此时此刻，他无疑的只是更深爱水灵，站起身，正欲离开书房去找心上人时，一个男人就这样突兀且无一丝示警的出现在他的面前。

“你是什么人？”擎傲对于这个陌生男子的出现感到惊骇，也能不形于色。

“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真的明白你要娶的人是个怎么样的人吗？”毅浩嘴边噙着一丝冷冷的笑意。

擎傲打量着眼前带着一股奇异特质，却又可以知道他非不善者的陌生男人，对于他的话，他明白这个男人铁定知道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然，为什么？而这男人那突如其来的警告又意味着些什么？

“你到底想说些什么？”擎傲旁敲侧击的问。

“我并不想说什么，我只是要告诉你，水灵不是一名普通的女子。”毅浩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如果你真的想要和她一辈子相守，我劝你还是早早的作好心理准备——关于她的真实身分，而且你最好想清楚的是，当你明白了她的身分后，你还能够像现在这般无怨无悔的爱她、疼她吗？倘若不能，我劝你还是就此放开手，免得届时水灵会死在你的手里。”

擎傲这时真的开始觉得不寻常，这个男人不但可以无声无息的出现，而且听他说话的语气似乎对水灵了解得很透彻，还有他所提到的身分问题，这点也是自己始终摸不着边际的，可是这个男人……

“你究竟知道些什么？还有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不该知道的我也知道，你认为我知道些什么？”毅浩像是在考验擎傲的耐心似的，“至于那些话是什么意思，聪明的你应该不难明白，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

擎傲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够动怒，在不知道对方的身分及他为什么对水灵如此了解之前，他千千万万不能弄巧成拙。

“告诉我关于灵儿的一切。”他说。

毅浩非常满意擎傲的表现，真不愧为一帮之主，年纪轻轻的却颇风范，嗯，他喜欢，不过，事情这么快就揭开真面目实在是太无聊了，再加一切的事情都让水灵给搞得乱七八糟，唉，宁儿，这场混乱，你究竟想怎么收拾？

“我不能够告诉你一切。”毅浩看向擎傲，而在他真正动怒之前又补上一句：“至少现在不能。”

“为什么？那你来做什么？”擎傲发现自己的耐性真的快被磨光了。

“我只是来警告你一下，至于水灵的真正身分，时间一到时，你自然就会明白，反正你决

定一切之前最好牢牢记住我的话，而要是届时水灵有个什么不测，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当这些话还荡于空气中，毅浩的身影已经在擎傲的眼前消失，面对这样的一切，擎傲的脸色沉了下来，对于他所说的一切，看来，这件事真的是非比寻常，我得好好的想想及策划一下才是，以免届时应付不来这将来的一切。

灵儿，不管你的真正身分是什么，这辈子我绝对不放开你，绝不。

与擎傲所处的同一个地方却不同空间的毅浩及叶宁，正清楚的感受到擎傲那颗坚定的心。

“看来，那小子真的是要定水灵了。”毅浩似乎相当满意的露出一笑。

“唉，这段情，还真是有得瞧。”叶宁语重心长的说，“灵儿，你还是好自为之，我能够做的，我一定帮你，但是你捅出来的篓子……唉。”

“别想那么多，该来的总是会来，至少在我们的范围内，我们尽量将伤害减到最低便是。”毅浩温柔的将爱妻搂入怀中道。

“也只好这样了。”叶宁眼中更是显得忧心忡忡。

倏然间，一股奇异的感觉笼罩上毅浩及叶宁的心头，两个人迅速的对看一眼，然后毅浩轻揉了揉叶宁的发丝，“他终究还是来了，虽然比预计迟得多，但……还是走吧！去看看他想怎么说及想怎么做。”

和白风翔及柳轶冕闹了一会儿上楼回房的水灵，正静静的坐在床上，手中捧着昨晚那本诗集看着，时间也悄悄的从她身旁溜过。

“夏水灵。”浆星的声音和人同时的出现在水灵与擎傲的房间内。

听到那虽有一阵子没听到但却仍旧熟悉的声音时，水灵不禁怔愣了好一会儿才缓缓的将视线调向声音的来源。

“你……你不会是来接我回去的吧？！”她的语气有些颤抖，手中的诗集也不知何时已经掉落于地。

“你以为你现在还能够不回去吗？”浆星的语气中有着愤怒，更有着一丝心疼，虽然在花仙界的她是个调皮捣蛋出了名的小恶魔，可是他喜爱她的程度却是成直线上升的，只不过他老喜欢嚷嚷且有那么一些言不由衷……噢，让他再诚实一点好了，他是很言不由衷。

“我……”

“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明明知道你这样的帮助傅尘若是不对的，还有你怎么可以将自己交给了展擎傲？你是真的想让自己永远的消失是不是？”

浆星实在是气得吹胡子瞪眼，原本这一切是还可以有所补救的，而他原先也是想说让她在凡间玩上个几天再下来带她转到另了具人体内，可是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丫头竟然……

水灵二话不说的跪了下来，一张好看的小脸垂得低低的，“对不起，浆星，我知道我这么做不但触犯了天律，而且也会赔上自己的性命，但是我也不想，我真的没有办法看着尘若这样死去，更何况擎志是那么的深爱着她，如果我因此转成了尘若，但爱的人却是擎傲，你怎么能够如此狠心，这样对他们两兄弟并不公平的，我……做不到啊！”

“可是现在呢？傅尘若虽然和展擎志结了婚，可是她的性命仍然岌岌可危，就连你自己都，难道这样就算是对展家两兄弟好吗？”浆星不舍的扶起水灵，他这时真的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被浆星扶起了的水灵听到浆星那番话时，便连忙扯住浆星的衣袖急问：“怎么会呢？尘若的性命怎么会岌岌可危？”

？

在简单的公证中，证婚人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的——新郎和新娘相亲得不得了，就连来当见证人的那一对也是对警人，两对并站一块真是不由令天地间所有美景浑然失色，只是——那一个个人高马大，穿黑西装戴黑墨镜，人人脸上肃穆不已的“猩猩”人类，和这个地方

实在是有些格格不入，甚至就连他们那笑的模样都颇令人胆寒，不过倒看得出来他们是真心的祝福着这对新人便是。

“大哥，轱辘刚打电话来说家里都布置好了。”

白风翔在擎傲亲过水灵后，笑着走近那对新人的身旁必恭必敬的道，随后他以转向今日的新娘水灵，她虽然只是简单、大方的穿了件雪白薄纱连身裙，但小礼服的剪裁宛若是帮她订作般的，且还不施一丁点脂粉，可是那种美却更是让人舍不得移开视线。

唉！以后他也想娶个这么“秀色可餐”……不不不，还是不要的好，老婆嘛！可娶可疼，但是像水灵这般古灵精怪的，好是好，但怕只怕早晚会让她给吓得少掉一半的命罗。因此，为了明哲保身，他还是敬谢不敏的闪远一点。

“白大哥，你别盯着大嫂直瞧，她已经出嫁啦！”擎志笑着跟白风翔打屁，“要是你再看下去，大哥可能会为了以防万一的将你给隔离喔！”

“大哥，我没那个意思，你应该——”白风翔有些不安的腼腆。

擎傲没让白风翔说完，因为他了解白风翔他们对水灵的感觉，所以他倒是不怎么引以为意，手搂着爱妻的腰际，一手拍拍白风翔的肩，“我不敢说世上不会有第二个像灵儿这样的女子，但我明白——你们对于一个这样得时时担心她给你出状况的老婆不怎么有兴趣。”他的话中颇有暗示的意味。

“什么意思？”水灵这可不高兴的蹶起小嘴，“你把我说得像是个惹祸精似的，天地良心，我可是从来没给你惹什么祸。”

擎傲轻捏了下她的俏鼻，“现在是没有，不过你对风翔他们的丰功伟业也够多了，瞧他们三个还有弟兄们见到你大气都不敢稍喘一下，天知道我这个大哥都还没有这么有能耐及威风过。”

水灵白了他一眼，“我不过是小小的挫挫他们的锐气，更何况他们也是很优秀啊！但我更胜一筹。”

“是。”擎志这会儿又插嘴道，“大嫂当然更胜一筹，这一筹，筹得大哥都对你服服帖帖，怎么不筹呢？”

在听过水灵对于总部所有的挑衅后，擎志真的不由得对水灵更加钦佩上一层，而且他更高兴擎傲能够娶到水灵，一则是因为他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一则是听过水灵的各项事迹后，他不由更加深信只有像水灵这样能自得其乐的女子才能够与擎傲同进退，特别是以擎傲的身分来说。

就在他这话一落，在场的众人除了证婚人之外，所有的人全都笑在了一块，水灵更是一副幸福、甜蜜的凝视着擎傲，“我确实赢了非常的一筹，不是吗？”

“是啊！再没有人可以有你这般的能耐。”擎傲俯下头又是一吻。

顿时，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擎志微笑的将那始终默默不语的笑站在旁的尘若搂入怀中，“不用羡慕大哥他们，因为我们很快也会和他们一样的。”

“我相信。”

尘若将头轻靠在擎志的肩上，“从来没有什么时候比这刻更令我感动及倍感自己竟然是这样的幸运。”

“幸运？”擎志低下头不解的看着怀中的可人儿，“什么意思？”

尘若羞涩的轻捶了他一下，“前一刻还觉得你是个聪明人，怎么这会儿又变成了傻瓜了个？”

“没办法，自个的事总是不比别人的事，”白风翔调侃的斜睨着擎志，表情还有些夸张的徊着一副“受不了，他真蠢”的模样，“弟媳的意思是她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嫁给你这个傻瓜。”

“啊，”擎志还是有些反应不过来，甚至还傻傻的问：“真的吗？尘若。”

尘若还来不及回话，就让白风翔那突然爆出的笑意给笑得羞得只差没有找个地洞钻进去而已。

就这样，一场简单的婚礼在愉悦的气氛中踏上了回家的归途……

“哇！好多花，好美、好漂亮！”一踏进家门，水灵便兴奋的这看看、那瞧瞧，这摸摸、那嗅嗅的。

“喜欢吗？”擎志从她的身后搂住她的身子，“这些是我让他们特地去叫人买来的，虽然

我们今天已先公证，但是我一样要让你觉得有新婚的气息。”

“擎傲，谢谢你。”水灵回过身子，踮起脚尖在他的颊上亲了下，“我最喜欢花了。”

“是吗？”擎傲挑挑眉头，“有特别喜爱的吗？”

“我最爱香水百合。”水灵边说边回过身子看着那各式各样的花卉。

“为什么？我觉得该是蝴蝶兰最适合你。”擎傲笑着，是的，他觉得水灵很活跃，小小巧巧的，蝴蝶兰最适合她，“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特别喜爱香水百合吗？”

蝴蝶兰？！水灵闻言不由得一愣，缓缓的再度回过身，她看着擎傲，她知道他这句话是她所给他的感觉，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她的真实身分正是蝴蝶兰仙子，虽说如此，可她还是很高兴，其实她当然也是很喜欢蝴蝶兰的，只不过看到香水百合会使她想起仙界的百合仙子龚若雅，她最好的朋友，也是她最欣赏的女子之一，龚若雅实在是她的偶像，不知道龚若雅本性的人往往很容易让她给拐了就是。

“我帅多了吗？瞧你盯着我看得都流口水了。”见水灵久久不语，擎傲也开起了玩笑。

“你永远都是最帅的。”水灵巧笑倩兮的投入他的怀中。

“你啊！真拿你没办法。”擎傲心疼又爱怜的轻捏了下她的俏鼻，“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水灵笑着再往他的怀中偎近些，语气又柔、又轻的，“其实每一种花我都很喜欢，至于为什么特别偏爱香水百合？是因为它给人一种清新、大方又香味四溢但却不浓郁，且又令人觉得只消看上一眼就爱上，所以让我特别眷恋。”

“真的是这样？”擎傲似乎还是不怎么相信。

“你不信？”

“不是不信，只是有些……”擎傲笑得有些奇怪，但十足的对准了她的胃口。

“到底怎么样嘛？”水灵果真上钩的问。

擎傲顿时二话不说的一把抱起她，水灵先是惊呼了声，心惊还未甫的，“你做什么？这么多人在看，快放我下来。”

“嫂子，我们全都没看到。”众人异口同声的高声道，可是个个却难掩那嘴边愈漾愈大的笑意。

向来大方、不拘小节的水灵顿时也羞红了一张俏脸，擎傲爱煞了她那俏红的模样，不禁又俯下头想一亲芳泽，水灵动作快他一步的捂住他的嘴，假装愤怒的道：“还不放我下来？”

擎傲想一亲芳泽不得，心想：他可以缓上一缓，可是放她下来，这——没得商量，跨起大步就往上楼的楼梯直步而去，众人随即大声吆喝，水灵只有羞得将张小脸埋在擎傲的胸膛。

“你就这样的不顾一点形象吗？”她不依的嗔怪。

“形象？”擎傲轻哼出声，“今天是我的大喜之日，什么形象？再谈形象，这场婚礼就不成婚礼了。”

其实他也不喜欢原先那样盛大的场面，结婚嘛！两个人的事，闹得众所皆知那多没趣，只是徒减自己和新娘的美好时光罢了，再加上他的身分特殊，实在难保当天不会有人不识趣的跑来闹事，说不定还会和电视上演的一样，喜宴变丧礼……呸呸呸，大好的日子瞧他想成了什么？真是有够乌鸦嘴的！

“这倒也是。”水灵释怀的笑了，想想，一个大哥级的人物结婚，那来自四面八方的祝福及各式各样的人物……呼，还好，不然想想那样的婚礼恐怕会比丧礼更公人窒息。

“来，把眼睛闭上。”擎傲抱着水灵站在新房门外，他高深莫测的一笑道。

“不要。”水灵眨着好奇的双眼，心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我不要闭眼，那好无聊，而且老套了。”

“你喔！不想闭眼还有话说我老套。”他就知道，他这个老婆是不能用常理来判断的，擎傲轻叹了口气后将她放下。

“本来就很不老套嘛！好了啦！我可以进去了吗？”水灵撒娇的道。

轻捏了下她的俏挺的鼻，他道：“嗯。”

飞快的在他的颊上亲了下，转身将手放在门把上，轻轻的一转，门随即而开，一室灵动的云白夹着蝴蝶兰的活跃，和那随之扑鼻而来的花香，使得水灵轻掩着一张小嘴，眼前的这般美景真的让她傻了眼。

“这是我想要给你的。”擎傲将她轻轻的推入房内后顺手带上门。

“擎傲，你……你……是巧合吗？”水灵好不容易找回自己的声音道。

擎傲跨大步的走到前面的床头边，拿下那束美得令人心魂撼动的花束，回到水灵面前将它放入她的怀中。

“我保证纯粹是巧合，因为我真的是刚才听到你那么说时才知道你喜爱香水百合的。”

水灵真的她感动，看着整间新房由香水百合及蝴蝶兰的花朵，浑然之间，她恍若觉得自己又回到花界和袭若雅一块的时候，还记得她们俩就常常这样的交缠在一块。

“擎傲——”她投入他的怀中，流下欣喜的泪水，她永远永远也不会忘了这一刻的。

“别，别哭，今天是我们的大好日子，我不许你哭，给我一个最美的笑。”擎傲轻捧起她的脸，温柔的为她拭去泪水道。

“那有人这么霸道的？”水灵不由得破涕一笑的吟道。

“怎么没有？你眼前就有一个不是吗？”擎傲对她挤眉弄眼的。

这一瞬间，水灵只能紧紧的搂着擎傲，双眼深情似水的凝视着他，如果可以，她真希望时间能够就这样的停住，那么她就可以不用离开他，离开这个让她爱惨了的他。

俯下身子，他眼带着浓浓笑意，“老婆，你的话太多了。”话落，他深深的掳获住她的朱唇，而水灵则嚶哼了声后紧紧的圈住他的颈项，接着擎傲微侧过身子的再度一把抱起她的身子，往那张彼此都已熟悉的大床走去，夜还未央，人儿已醉……

水灵悄悄的掀开被子起身，不轻易的朝落地窗外望去，啊！都昏了，天，他们两个还真的是……

想到这，她的一张俏脸都不由得红了。

不不不，现在不是想那种事的时候，快去找风翔他们才是真的。

裸露着身子轻移到衣柜前，打开衣柜门随手的挑出一套轻便服套上，回过身子看了眼那仍旧熟睡的擎傲，水灵嘴边不禁漾出一抹柔情款款的笑意，然后才恋恋不舍的离开新房往三楼而去。

“叩叩。”水灵在门外敲着房门。

而房内的白风翔听见敲门声一响，立即应门而开，见是水灵，笑容便浮在俊脸上，“大哥终于舍得放人了。”

水灵虽羞涩，但还是迎着他的调侃，“白大哥，水灵可不是专程上来给你取笑的，柳大哥和华大哥呢？”

“都在，就等你，快进来，”说完，白风翔往旁边靠了一步好让水灵进房。

进到房内的水灵这时马上见到站在一旁的柳轶冕和华鹰凯，前者浅笑的看着她，后者则是一如往昔的面无表情，所有心思仿若没人猜得透似的，难怪他们二个会有“一笑虎，一冷面”的称号。

“好久不见了，华大哥。”水灵笑盈盈的一如从头到尾都没见到华鹰凯那张冰脸似的，而这也是他们对她钦佩处之一，不畏华鹰凯那张人见则退避三舍的冰脸。

“大嫂。”华鹰凯牵牵嘴角，难得的露出一个笑容，虽然不大，但有进步便是，至少线条柔和了些。

水灵满意的点头，“虽不算好，但可以接受。”话落，她转看向柳轶冕，“柳大哥，我要的东西好了吗？”

柳轶冕对她点了点头，拿起桌上的东西来到她的面前，一手挑开盒，是她昨天向尘若借来的结婚戒指。

“试过了吗？”她拿起那只戒指问道。

“嗯。”柳轶冕又一次对水灵折服，因为她拿给他的设计图实在是独一无二的，就连他这个高手也还未曾看过那么精密的设计，不过他也毋需气馁，因为那又不是机械改造。

水灵对他一笑后又看向华鹰凯，“华大哥，那位蒋小姐……找过你了吗？”

“找过。”华鹰凯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在风翔通知我之前她就找过我，但是我那时回绝了她，因为我不能背叛大哥。”

“就算你还爱她？”水灵的双眼睨了起来问道。

而听到这话的白风翔及柳轶冕两个人全都瞪大了双眼，这里面究竟还有什么他们所不知道的？

“她不爱我。”华鹰凯答非所问的说。

“这么说的话，如果她爱你，那么你就愿意为她做任何事？包括——杀害尘若罗？”水灵咄咄逼人的道。

“我……”华鹰凯无言以对，他爱蒋丝羽没错，可是要他背叛一个待他亲如手足又对他有恩的恩人，这……“大嫂，我……”

水灵举手阻止了华鹰凯正欲说的话，那两大眼倏地闪过一个不易察觉的奇异光芒，“华大哥，我相信你对擎傲的忠心，可是我更明白你对蒋小姐的一片深情，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这个忙，你帮还是不帮？”

如果可以，华鹰凯并不想介入这件事情里，可以让别人去做，他就用不着去担心蒋丝羽的安危，纵使她深深的明白她是怎么也不会爱他，可是他无怨更无悔。

“你可以放心，整件事情当中，我不会让任何人去伤害到任何人，我只是让她死心而已，当然，如果你表明了不参与，也就是你不接下蒋小姐的礼聘，那么当她找的是别人来做这事的时候……我恐怕也无法预测结果。”

哇靠！这话简直就是摆明的要挟嘛！白风翔和柳轶冕两人在心底低咕道。

华鹰凯明白水灵话中的轻重，他更知道要是让蒋丝羽去别人来替她办这事的话，后果不但会牵连到整个帮派对蒋家可能有的报复，甚至就连蒋家要继续在上流社会立足都很难，毕竟缺少了展氏企业的合作就已是一大威胁了，要是再加上展氏的中伤……一切的一切都将会毁了蒋家。

“怎么样？”水灵双眼直视着华鹰凯，她有十足的把握他一定会答应的，除了基于他不想将整件事情闹大外，更是为了保护心上人。

“好，我答应。”华鹰凯这时终于抬头正视水灵。

水灵的嘴边漾起了一抹微笑，“这样我的计划就趋近完美了。”如果半路没杀出程咬金的话，那么一切必定可以好得不得了。

“大嫂，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了吧？”白风翔见水灵已经将华鹰凯搞定，他又是嘻皮笑脸的问，纵使他和柳轶冕的心里对于华鹰凯和蒋丝羽的事情有诸多不解之处。

而虽然他们三人和擎傲、擎志两兄弟亲如手足，但彼此却从来不多过问彼此间不想谈及的内心深处，除非当事人想说，不然他们是绝对不会过问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在这里如此的泰然自处，毕竟每个人都有不想谈及或触及的过去。

“当然是……”水灵招过三人围成一圈，然后将自己的计划说个清楚。

“高，真是高明。”听完一切的白风翔和柳轶冕两不禁竖起大拇指的赞叹，至于华鹰凯则是感激的看着水灵。

水灵对他们点点头，“好了，既然都没问题，那么我们就见机行事。”

“是。”三人随即收起笑容的一派正经，而这正是水灵所欣赏之处，该懂得闹时他们绝不落人之后，该正经时，他们也绝对画清一切。

“看来水灵这招是记狠招。”毅浩的声音又在水灵他们的同一时间不同空间里响起。

“难道救了尘若而毁了自己的她，还想要再做一个傻事吗？”叶宁无奈的摇头道。

“其实你不该这么说，”毅浩看着神采奕奕的水灵，“她救了傅尘若让自己无法存容于凡尘，虽说她这么做是截断了展擎志与蒋丝羽之间的姻缘，可是就算今日没有她的出现，展擎志娶了蒋丝羽也不过是为了两家的合作关系，如今，她既让展擎志拥有了自己的挚爱，那么自然就不可能再看着一切被人给破坏了。”

“话是没错，可是她这样的枉顾天律，你教我如何不担心？”叶宁不是不赞成水灵的做法，她担心的是她的去留啊！

毅浩笑着拍拍娇妻的脸颊，“小傻瓜，如果天界真的不容她这样胡搞乱搞，那么她还能够活到今日？”

“你的意思是……”叶宁有一丁点了解、有一丁点需要他的首肯。

“对。”毅浩对她点头，“别忘了我曾告诉过你，新上任的天帝可是我的好友。”

“那么他也是赞成水灵的作法罗？”她问。

“其实不然。”毅浩看向另一空间正欲离开的水灵，“昨天他来找过我。”

“找你？我怎么不知道？”叶宁惊讶的问。

“你睡熟了。”毅浩收回视线对她再度露出一笑。

“那他找你做什么？”叶宁这反倒好奇了。

“他说他知道你是在星、花两界生长的，所以你对于星、花两界的事是不可能不管的，至于这次蝴蝶兰仙子的事，他也就不想多过问，不过也别让水灵那丫头太胡来，纵使水灵的那份心他可以明白，但是水灵该关心的不该是她自己和那个展擎傲的事吗？何必老是担忧别人？”

“天帝的意思是……”叶宁真的是不得不讶然，“他将这件交给我，而且他倒希望水灵多关心一下她自己的事，而不是展擎志和傅尘若的事？”

毅浩点了点头，“因为他知道水灵已经将所有的事情都作好安排了，如果可以，他不愿再看到水灵介入展擎志和傅尘若的事件之中。”

“那我们该怎么做？”叶宁问。

“你认为呢？”毅浩不答反问。

叶宁点了点头，“你想说——是该我们出面插手的时候到了，是不？”

“聪明。”毅浩轻捏了下她的俏鼻，“不过也是时候了。”

“嗯。”

“关于我知道这件事的始末，你们没让灵儿发现吧？”擎傲坐在书房中，眉头紧蹙的看着白风翔他们三人。

“没有，请大哥放心。”白风翔恭敬的说道。

擎傲点点头。

“大哥，对于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大嫂她……”柳轶冕欲吐为快，可是却又略有保留。

“你想说的是灵儿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甚至就连我们都不清楚的事她也知道，是不？”擎傲一语道破。

其他三人全都点头，擎傲这话说中了白风翔他们三人的心。

擎傲顿时站起了身子，走到窗前，他长叹了口气再回头看着他们，“事实上就连我自己也不懂。”

“可是……”

华鹰凯一副“我有话要说”的模样，但擎傲却举手阻止了他，“她虽然已是我的老婆，可是很多事情我所知的并不比你们多多少，所以对于这一切的事情，我真的无法给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瞬间，整间书房陷入一阵沉默气氛，而就在这时，那曾经造访过擎傲的毅浩再次如鬼魅般的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你……”对于毅浩的再次出现，擎傲半是忧、半是喜。

“大哥！”在场的其他三人对于毅浩的突兀出现不禁大惊，“他……”

擎傲看了他们三人一眼，旋即对他们的问题表示了解的点头，“他该是个朋友，一个相当特殊的朋友。”

“真不愧是一帮之主，令人钦佩。”毅浩眼中满是赞赏之情。

“阁下说笑了。”擎傲牵牵嘴角感到颇为无奈，“第二次晤面，不知可有荣幸得知阁下的称谓？”

“官毅浩。”

“官大哥。”擎傲敬重的唤了声，“不知道官大哥今日来是……”

“水灵。”简单扼要。

“你的意思是……”擎傲不能确定。

“她的身分。”毅浩再说清楚一点。

擎傲的脸色沉了下来，“我不在乎她真正的身分，她现在是我的老婆。”

“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她就快要离开了，我想你不可能不知道，是吧！”毅浩对他高深莫测的一笑，“也或许她为告诉你，不过你拒绝去听去想。”

“你……到底想说什么？”擎傲紧握着双手，“我绝不会让她离开我的，绝不。”

毅浩可以了解他的心情，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双眼搜巡的看着在场的四个男人，“水灵真正的身分是花仙界的蝴蝶兰仙子，每一天，也就是你们凡尘的一年都会有位花仙或星子殒落凡尘，这是天界的一项天律，没有任何一位花仙或星子可以幸免，就连水灵也不例外。

她下来前由掌管一切的浆星为她选中一具躯体——傅尘若，当初她一直很反对，除了她拒绝成为一位黑社会大哥大的妻子外，她更不满意傅尘若那对父母将女儿卖入红尘的作风，然而

连浆星所不解的是——

水灵根本无法看着展擎志所深爱的女子变成爱的人是他的大哥，纵使人一样而内在不同都好，再加上她原本就不喜欢这条天津，所以她才会出手救了傅尘若的命，让傅尘若得以和心上人结成连理，可是她这么做等于是断了蒋丝羽对展擎志的爱，及原本就已注定好的姻缘，所以一切才会走到这个地步。”

“这么说的话，大嫂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每件事都很清楚罗？”而对身关自己的事情，冷面华鹰凯也不由得的问，更遑论此事还攸关自己的心上人。

毅浩将视线调向华鹰凯，“相信水灵的安排，不过世事难料，或许一切将有不同的结果。”

“怨风翔唐突，不知官大哥是大嫂的什么人？”白风翔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就他对毅浩刚刚的那一番话听来，他想这个官毅浩必定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他这话一问，其他三人的眼光全都调向了毅浩。

“我和水灵什么关系也不是。”毅浩微笑着耸耸肩道。

“那么你为何会对此事如此了解？”柳轶冕这也不甘落后的问。

“问得好。”毅浩对柳轶冕点头，“水灵和我的妻子认识，至于我的妻子为何不出面而由我来和各位谈这件事，我想这并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毕竟整件事情的关键人物是你们的大哥和大嫂，不是吗？”

其他三人不约而同的点头，表示认同毅浩的说法。

“照官大哥这么说，官大哥是有办法帮助擎傲留下水灵？”擎傲的眼中亮起了一道希望之光。

“办法不是没有，不过现在的时间根本就来不及。”毅浩对擎傲感到抱歉，“再加上水灵这样的作法实在是大违天津，无论如何她都必须回到仙界。”

“不，我绝不让她离开，我不能失去她的！”擎傲失声大吼，从未看过他这样的白风翔他们都被他给吓住了，然而这也让他们深深的明白，擎傲真的是深爱着水灵。

一个箭步的来到毅浩的面前，擎傲毫无预警的“叩”一声跪了下来，“求求你，不要让灵儿离开我，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求求你。”

毅浩真的被擎傲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不过他很快的便恢复了过来，一手扶起擎傲，“你的深情我懂，可是天津并不是说改就能改的，不过既然我会出现告诉你这一切，那么我就不会不管，就算我不管，我妻子也会管的，所以你顺其自然吧！”

“我……”

毅浩不让他说下去的拍拍他的肩，“不当作是小别胜新婚，倘若你对她的爱真坚定，我想，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或物可以分开你们的，再见。”话落，他人已经消失了。

“官大哥——”擎傲的叫唤声回荡在书房中，可是却没有任何毅浩的回音。

白风翔他们虽然还无法接受这样奇怪且没有一丝根据的说辞，但是天下事无奇不有，他们相信自己只是恰巧的碰上一椿罢了。

“嗨！两位美人鱼。”擎志带着一张灿烂般的笑脸来到泳池旁。

尘若见到擎志，她脸上的笑更美了，从那次在蒋家说开一切后，他们两个的感情正急速的上升着，任谁看到都有会不由得羡慕他们这对夫妻，可是截至目前为止，他们仍旧未曾同房，不是尘若无意，擎志无心，而是擎志希望等他们的感情再好一点，浓一点且完全稳定时，再来更进一步的亲昵也不迟，毕竟两个人都算是才刚刚开始，不急于一时。

水灵知道尘若今天要和擎志正式到公司去当个专任秘书，而且她实在很赞同尘若这么做，夫妻嘛！能同心协力是最令人羡慕的，再说也是跟在老公身边，或多或少也能更增加彼此间的了解。

反正总归一句话，她是个提倡“夫唱妇随”的人，更何况等到她一离开后，她相信这里必定又将回归平静，留下尘若一个人待在家里，还不如她随擎志到公司去，除了有事情可做、可打发时间外，也能够让还在培养更深了解的彼此，再多看到更多层面的对方，何乐而不为呢？

“尘若，快上去冲个澡换衣服，免得迟到。”她笑着对尘若说道，“堂堂一个总裁夫人要去当总裁的秘书可是件大事，千万别迟到，会让人笑话跟随说使用特权喔！”

“大嫂，你就是爱笑我。”尘若虽然现在有时还是不太能够接受水灵的调侃，不过却也是她喜欢水灵的原因之一，特别是水灵敢说敢做的那种个性，实在是让她好生羡慕，不像她，很多时候都只能够躲在别人的羽翼之下，虽不能说是懦弱，但是也是没有什么勇气反驳事情的人，纵使再有理。

“好了，你要是再不起身，擎志都快要下水来捉鱼了。”水灵说完径自的游向泳池边，“对了，擎志，你有看到擎傲吗？”

“嗯，大哥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去找他说话，他则是一副不太想理人的模样。”擎志有些苦恼的侧头说道，然后看着水灵，“大嫂，你们该不会是吵架了吧？还是大哥——欲求不满？”

欲求不满？真亏他想得出来！水灵佯装生气的瞪了他一眼。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就算再开放，也没有你这种事情公开的脸皮，莫非……哈！你这说的是自己？”

擎志马上脸红了起来，就连正要起身的尘若也被这话吓得又跌回池中，而恰巧正欲接近泳池边找水灵的柳轶冕，也因为这话差点绊倒在鹅石铺的路上。

水灵见扳回了一局，又看着擎志愿军一脸糗样，她这才开心的跟沙边坐着的柳轶冕说：“柳大哥，有没有兴趣下来比一局？”

柳轶冕笑着摇头，这几天下来，谁不知道他们这个大嫂的泳技也是一流的“好”，就算赢了她也还是没啥满足感，因为她会在另一方面再把你整得惨兮兮的以报“一输之仇”，所以还是少惹她为上上之策，再说他现在也没心思。

“不了，我有些话想同大嫂说。”

水灵先看看柳轶冕，又再看看那正扶着尘若起来且已经恢复自然的擎志，站起身子，“你们小俩口慢慢聊，我先走一步了。”话落，她马上收起那副调皮的笑对柳轶冕道：“我去换掉这身衣服，到厨房等我。”

“是。”

决定谈话地点后，水灵和柳轶冕两个人便都不再多话的各自离去，而擎志和尘若也没有发现到任何的不对劲，再加上时间有些紧迫，他们便也是匆匆的进屋去。

不一会儿，水灵和柳轶冕两人在厨房碰面，而擎志和尘若也开车出门了。

“你是想和我谈擎傲是吧！”水灵边销着水果边问。

“嗯。”柳轶冕站在一旁，“大哥最近的心情很低落，我相信大嫂也知道。”

“要我替你们劝劝他？”水灵心不在焉的问。

“也不是这么说，只是相信大嫂也明白，大哥虽然待我们亲如兄弟，可是毕竟我们也只是外人，再加上大哥每次一到心情不好，弟兄们更是噤如寒蝉的没人敢多说话，所以……”

其实他们都知道大哥为什么会心情不好，可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如果可以，他们也不愿看着水灵离开，但……唉！

“你们的心意我明白，我会劝劝他的。”水灵想想也是到时候了，再逃避也没用，该来的终究还是会来，“对了，风翔和鹰凯他们现在事情办得怎么样？蒋丝羽有没有新的动静？”

柳轶冕摇了摇头，“鹰凯说自那回他拒绝她之后，他告诉她还是决定帮她时，对方也只是说再看看，并没有给予正面的回应，他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至于风翔和总部那边倒也没有什么事，一切都算是风平浪静。”

水灵点头，“柳大哥，你想那个蒋丝羽没有任何动静会是放弃了吗？”

“这我倒不清楚，不过要是这件事她已经找别人办的话就挺棘手的了，但就算真是，我想若是早一步知道后再以帮会的名义出面解决，对方应该也不至于不识相的与我们为敌。”柳轶冕纯粹就事论事。

“那就好，不过她的一举一动还是得严加注意，免得事发突然。”水灵细心的交代。

“这个我们会注意的。”

“那就好。”水灵将果皮及果核丢入垃圾筒，“要不要来点水果？”她回身笑问。

“我还是习惯整颗咬着吃，再说这是为大哥准备的，我怎敢造次？”柳轶冕笑着摇头，走向冰箱打了开来，随手就挑了颗苹果在身上擦擦就吃，“大嫂还是怀快去陪大哥，不用管我了。”

“若有事，我们就在书房。”水灵对他点了点头道。

“嗯。”

水灵轻轻的转开书房的门，擎傲就静静的坐在书桌后的高背椅内背对着她，看了眼手中端

着的水果，她有些踌躇着该不该在这个时候吵他，可是不进来看看他实在让她放心不下，自从刚刚听白风翔向他们说擎傲心情不太好时，水灵的心情仿佛也跟着他起浮不定。

轻叹了口气，她进到了里边并顺手将门带上，来到桌前将手中的水果放下后绕到擎傲的面前。

擎傲知道来的人是她，他可以感觉到她在门外犹豫了好一会儿，迎上她那担忧的眸子，他实在无法掩饰自己即将要看着她离去而不能挽留的伤痛，特别是在他那样的拥有过她之后。

“怎么了？为什么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在新婚才一个礼拜之后，”伸手轻抚着他倏然间憔悴的脸庞，水灵问。

“不要离开我，灵儿。”说完，他握住她的小手将她拉入怀中，低头嗅着那属于她特有的香味。

“世上没有真正的离别，只要缘未尽。”水灵柔顺的依偎在他的怀中，“擎傲，事实上我对于我们之间的感情相当迷惑，因为我们从来不曾真正的了解过彼此，就算我再了解你，那毕竟也只是以前的你，再加上我们之间的进展……”

“；你质疑我对你的爱？”擎傲的心猛地揪紧了。

“不。”水灵飞快的否认，“我不曾怀疑过你对我爱，你自然也毋庸用怀疑我的心，只是我们真正相处认识的时间是那么样的短，纵使彼此的吸引再强烈，但那也不至于进行得这么快。”

“那么，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擎傲搞不懂她现在想些什么，还有为什么会突然提出这些事情来说，莫非她又是在暗示着他什么？！不，不会的。

“在我走之后，忘了我。”水灵重提旧事。

“不！”擎傲坚定的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这辈子要我忘了你太难，世上绝对没有第二个你。”

“擎傲，你不要这样，”水灵哀伤的捧着他的脸庞，“如果可以，我也不想离开你，不想走，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我……”

擎傲伸手掩住她将说出口的话，“你想告诉我的我都已经明白，也都知道，只是我……”深吸了口气，“我不愿去听、去相信。”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我心里的痛？为了别人的幸福，我毁掉自己应有的一切，虽然当初的我无怨、现在的我无悔，可是你本不应为我而受苦的啊！水灵痛苦的闭上眼，“不，你什么都不知道，也都不明白。”

“灵儿，我都能够明白，都知道的，”擎傲将她搂得更紧，似乎恨不得能将她揉入自己的体内一般，“你为了擎志和坐若而放弃了你可以依附的躯体，你是花仙界里的蝴蝶兰仙子，你是我展擎傲想一生一世、生生世世相守的人儿，你是我最初及最终的至爱……”

他的一字一句刻划在水灵的心里，然而，他怎么会知道她的身分？是谁告诉他的？而他真的相信？甚至还那样的深爱着她？

“擎傲，是谁，是谁告诉你这些的？是谁？”水灵双眼瞪得老大，眼中更是充满着惶恐，这些该是由她自己来说的，纵使擎傲始终没给她机会说，但怎么会变成这样？怎么会？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浆星？不，他不可能找你的，告诉我，到底是谁将一切告诉你的？”

看着她眼中莫名的惶恐，擎傲知道自己的话吓着了了她，连忙轻拍着她的背安慰抚道：

“别，别慌，我会告诉你的，好吗？”

泪，在他的柔声安抚下落了下来，水灵有些哽咽的说：“你究竟知道这事多久了？是谁告诉你的？怎么可以这样？那个告诉你的人怎么可以这样？”

“灵儿，”擎傲深情的低唤，双唇温柔的吻上她的泪滴，“知道这整件事情之后的我并不因此改变对你的爱，你的所作所为只有让我更加的深爱你、想你，你真是上天赐予我这一生最好的礼物，你的可爱、你的俏皮、你的温柔、你的善良……你的一切一切都是我的最爱。”

“擎傲——”听了擎傲的一番话后，水灵泪水非但未曾停止，反而更加的泛滥成灾，“告诉我，你怎么会知道一切的，告诉我。”

擎傲这时轻轻的放开她，一手仍不舍的拭去她的泪，“官毅浩，”他吐出一个人名。

“魔纶皓。”水灵因为太过震惊听到毅浩的名字反倒忘记了哭泣。

擎傲听到另一个奇怪的名字时，他的眉毛不禁的皱了皱，“灵儿，我说的是官毅浩，不是你说的什么魔的。”

水灵这时胡乱的伸手在自己的脸上抹了抹，“我知道，告诉我，他除了跟你说我的事情之外，他还说了什么没有？”

擎傲不高兴看到她对另一个男人表现得这么热衷，虽说知道毅浩已有妻子，而他的妻子跟水灵应该是朋友，可是他还是觉得心里酸酸的。

“擎傲。”见他呆愣着又板着张脸，水灵不解的轻唤了声。

缓缓的，擎傲终于又将视线集中在她那张令他连作梦都魂牵的俏脸上，“你知道他已经有老婆了吗？”

水灵点头，她当然知道，她更知道毅浩是多么的爱着叶宁的。

“那么你为什么对于他对我说了些什么那么关心？”他不满的低问，只差没有大吼出来。

天！敢情他这时是在吃醋不成？不会吧？她又不是一个浪荡女，就算是，她也不会去勾引毅浩，当然不是勾引不起，而是天地万物都知道玉滴石是没有人惹得起的。

“你在吃醋？”水灵不怎么确定的问。

“你说呢？”擎傲没好气的反问，难道他的表现还不够明显吗？不会吧！

“老天，你怎么会吃这种醋？擎傲，你……我……”水灵顿时笑颜逐开的轻笑了起来。

擎傲在她这一笑之下竟然脸红了起来，“不准笑了，谁教你要有那副热衷的模样？再加上我又不清楚他的来历。”这话倒是说得一点也不假。

半晌后，水灵停下笑意的再度轻偎入擎傲的怀中，她解释道：“魔纶皓，也就官毅浩，他是魔界的第一把交椅，也就是魔王，他的爱妻是我最喜欢及欣赏的大姐姐，至于她和魔王的恋情更是流传于天界各地，因此你根本就不用吃魔王的醋，因为他是很爱滴石姐的，而至于他们的爱，我想那已经是坚定得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拆散得了的。”

“你很羡慕他们的爱？”擎傲看得出来毅浩和他的老婆之间的爱，给了水灵很深的撼动。

水灵点了点头，“嗯，不过我最高兴的是他们终究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也是我为什么当初要帮助坐若的原因，因为在她的心里一直有着擎志，不过碍于她自己的矜持，而擎志又有着展氏给他的压力，以至于无法对她有所表示，而这样的一份情感，我实在不能够想像一切如果真照上天安排的去走，现在的我们及现在的一切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擎傲点头，“我明白。”现在的他还有什么话好说的？该怪谁呢？要怪或许只能怪说是命运的捉弄。

“擎傲。”水灵可以了解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可是她真的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只能把握仅有的时间伴着他，“不要再想了好吗？就算今天将是别离，我也只想看到你的笑容。”

“灵儿，这太难了。”擎傲将她抱开的站起身子走到一旁，“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你要离开的日子也一天天的接近。没错，拥着你的时候我可以忘了一切，只想着你的笑脸，可是当我望着你和风翔他们打闹时的神采及欢笑时，那即将失去你的痛楚，便紧紧的揪着我，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愈来愈揪紧我……”

水灵紧咬着下唇，看着擎傲那有些落寞的身影，面对即将到来的别离，她何尝就没有相同的感觉？可是为了能够让众人不察觉她的异样，她除了维持与往常一般的笑闹外，她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够怎么办，虽说她自己是真的笑不出来都好。

就这样，两个人各据一角的沉浸于将到的离别中，而就在这样的气氛笼罩之下，书房的大门传来了打破别离情绪的敲门声。

“叩、叩！”

站在门外的人是柳轶冕，见是水灵，他先是往里边瞄了眼那背他而站的擎傲，然后对她指了指外边，“有位叶宁小姐说是大嫂你的好友，我……”

“玉姐？！”听到这个名字的水灵，立即瞪大了双不信的眼，“你确定她说她是叶宁？”

“她是这么说的没错，不过……”柳轶冕的话还未来得及说完，水灵早已越过他的身子而支，他只有无奈的目送着她的身影迅速的消失在大厅，摇摇头后，他看向那仍一动不动的擎傲，唤了声：“大哥，你……不出去看看？”

“你帮我注意着，如果有任何事情马上来通知我，还有，如果风翔和鹰凯他们有任何消息也马上来通知我，知道吗？”擎傲头也不回的说。

“是。”

“下去吧！我想静一静。”擎傲压抑着那几乎将他扯裂的痛楚说道。

柳轶冕可以明白现在擎傲所承受的痛楚，所以他也不便说些什么，而向来还称得上风趣的他这时也笑不出来，因为水灵将与他们离别的事也是他们所最难以承受的，倘若连他们都无法不感到不舍，那么更别说是爱着水灵的擎傲了。

轻轻的，柳轶冕替他将房门给关上，轻叹了口气后，转身追随水灵而去，他现在所能够做的就是帮擎傲注意着水灵，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不然他还能做些什么？如果他可以，他愿意

交换一切的留下她，而这也是他、风翔、鹰凯内心最深层的希望啊！只是——太渺茫了。

“玉姐！”水灵兴奋的跑到铝花大铁门前，一把拉开大门旁的侧门，“你怎么不直接进去？我好意外能够看到你，”她紧紧的抱住叶宁，泪也不经意的落了下来。

叶宁轻抚着她的秀发，“一个你就搞得人家鸡飞狗跳的了，要是我再突然的出现，不是吓坏所有人了吗？”

水灵微仰起小脸，看着眼前这个美得耀眼的女子，“你知道我在这里的一切事情，”这已不再是问句，因为毅浩都出现了，没有道理叶宁不出现，虽然她现在还是不明白毅浩究竟对擎傲说了多少。

“你信得过我吗？”叶宁望着她问。

“为什么这么问？”水灵眼中写满了不解，“玉姐可以说是看着我长大的，难道玉姐认为水灵会对你信不过？”

叶宁绽出一笑，“当然不是认为你信不过我，而是如果你真信得过我，那么马上跟我走。”

“这……”水灵迟疑了，原本她和擎傲在一起的时间也没剩多少天了，可是为什么玉姐现在就要她跟她走。

“舍不得他？”叶宁了然的问。

水灵点了点头，“嗯，虽然我们之间的开始荒谬得可以，可是我真的爱他。”

那为何你的心底却不愿相信他也是真的爱你？“叶宁语词颇为犀利，”既然你都还怀疑着他对你的心，那么你又有何资格说自己是真的爱他？”

“这……”水灵惭愧的低下头，“我……”

叶宁心疼的轻搂住她，“小傻瓜，爱本来就该互相信任，没错，你们这段感情确实是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可是为什么要质疑呢？”

“因为我就要离开他了，我不想他为了失去我而痛苦，可一方面我自私的只想他这辈子永远都只有我一个；另一方面的我却希望他忘了我，再去找寻一个真正能够和他厮守的女子。”水灵心里的痛，紧紧的揪着她自己，语音破碎的又道：“不想离开他，不想，真的不想……”

轻拍水灵的背，叶宁仍感受得到她内心那种痛苦的煎熬，包括那个也是爱惨了她的男人，可是没有现在的分离哪有以后的相守？

“走吧！跟玉姐走，至于其他的事就把它交给玉姐来办好吗？”叶宁柔声的问着水灵。

水灵紧咬着下唇，“玉姐，我的未来究竟会变成怎么样？我还能够有机会再见到他吗？”她知道想再见到擎傲恐怕只能在梦中了，可是她仍旧奢求。

“这就得看你们两个对彼此的心意够不够坚毅了。”

“你的意思是……”水灵的眼中漾着一丝惊喜。

叶宁对她点头，“很多事说出来就不值一文，你只要记住，把事情全都交给玉姐来处理，好吗？”

“嗯。”水灵是感激、是高兴的落下泪来。

“好了，再哭下去这个世界都快被你的泪水给淹没了。”叶宁调侃的笑她，“怎样，在走之前想进去跟说声道别吗？”

“我……”水灵是想再见擎傲最后一面，可是却又怕见了他便走不了，“不，不用了，我们走吧！玉姐。”

叶宁也不多说些什么，她的眼光看向那刚刚就站在不远处，盯着她们这边动静的柳轶冕，“如果你真的不想见他和他道别，那么那边的那个人应该可以看到我带走你吧？”

循着叶宁的眼光看去，水灵也看到了柳轶冕，只见轶冕对她点了点头，而她则对他浅浅一笑后再看向叶宁，“我想是的。”

“好，那我们走吧！”叶宁点点头。

“嗯。”在水灵这声允诺下，四周的景色在那一瞬间转换，快得让她没有时间回头留恋。

而见水灵及那位美得令窒息的女子就这样突然消失的柳轶冕，吓得差点软脚坐在地上，冲至她们刚刚站定的地方，所留下的只有那躺于地上的一枝蝴蝶兰。

“大嫂——”柳轶冕捡起那枝蝴蝶兰后对着天际大喊，而声音却消散在空气中，他知道她走了，抛下所有喜爱她的人走了……

华灯初上。

“等一等，轱冕，你说大嫂她不是这里的人……不对，你说她是位花仙？”擎志在听完一切极荒谬的事情之后，他试着从混乱之中理出一点头绪来。

“是。”柳轱冕肯定的对他点头，他知道这件事很难令人相信，虽然他和风翔他们也不太相信，可是从水灵的出现及她所表现出的各方面来看，若解释成她是个“非”凡人，那么再不可能的事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更惶论那回风翔想要揍水灵时那突然出现来缠住他的藤蔓，虽然当时大家有些恐惧她可能是个女巫或是个有特殊能力的人，但是在一切事情有了合理的解释时，大家当然还不如认为她是个花仙来得好一点。

“大哥，轱冕他说的是真的吗？”擎志转向一旁始终沉默且寒着张脸，并专注于手中那枝蝴蝶兰的擎傲求证。

擎傲的眼光缓缓的调向他，“是真是假我都不想懂我只想要回我的妻子。”

话落，他又看回手中的那枝蝴蝶兰，灵儿，失去了你，我还有什么？你怎么可以如此的对待我？是的，一旦到了要道别的时候不如悄悄的走，可是为什么是要在那个时候？天知道我有多么多的话想要对你说，然而你……

虽然知道你即将要离去的我，在最近总是有时躲在书房中不去参与你的任何游兴计划，但是你一定懂的，懂得我心中的那种苦，看着你，我根本无法忍受失去你，见不到你的日子，而你，也是在强颜欢笑吧！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去找大嫂？”尘若这时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对于水灵身分她并不表示怀疑，因为水灵确实常给她一种特殊的感觉，只是她从未细想过，而且对她来说，不管水灵的身分是什么，只要大伙喜欢她就好了，那么身分是什么也就无所谓了。

“没有人知道大嫂上哪去，更没有人知道要去哪才找得到她。”柳轱冕束手无策的摇头。

“不，她会回来的，我知道我绝对找得到她。”擎傲的眼中闪耀着坚毅的光芒，手中的蝴蝶兰也正美丽的绽放着。

“是的，我也相信大嫂一定会再回到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有信心。”擎志握紧了尘若的手道。

“对。”柳轱冕现在唯一能说的大概只有这句话了，不然他还能够说些什么。

擎傲难得的露出一丝浅笑，“她当然会回来，不过她现在一定更希望我将擎志和尘若的事情给办好。”

“我们？！”擎志和尘若两不解的面面相觑。

话一出口，擎傲仍旧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丝毫未觉他这话已经透露了太多不该透露的事情，擎志看看擎傲，他知道擎傲一向的行事作风，那么……

“轱冕，我们谈谈好吗？”他看向一旁正在心里大叫糟糕的柳轱冕。

知道是逃不过一问的柳轱冕，只有硬着头皮的点头如捣蒜。

满意的颌首后，擎志拍拍尘若的手，“你先上楼休息去，嗯？”

“擎志，我……”尘若不想上去，她也想听。

擎志对她摇头，“相信我，我会把事情处理好的，听话，上楼去。”

尘若轻叹了口气，这回的她并不打算让人这么样的敷衍过去，而且她站在别人羽翼下被保护得已经太久了。

“我在房里等你和柳大哥谈完，希望你待会儿将一切坦白的告诉我，否则后果你自个看着办。”话落，她也不管擎志那愕然的眼光，转身就离去。

“尘若怎么了？她在生气，为什么？”擎志这才终于又注意到同旁人的动静。

擎志对他摇摇头，“没事。大哥，我有话想和轱冕谈，你一个人……”

“去吧！”擎傲对他们摆摆手，“不要以为我刚刚那句话是下意识的脱口而出，毕竟这件事是该让你知道的，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这么累过，从来没有……”

“大哥……”擎志和柳轱冕两人同时低唤。

擎傲摇着头的站起身，“尘若那方面，在你知道一切后能瞒就瞒，那样的话事情会好办点，可你自己也要小心，感情……太难说。”话落，他也转身往二楼走去。

目送他的身影消失在视线外后，擎志才又转向柳轱冕，“大哥永远都是大哥，他想做的

事，我永远也摸不透。”

“没错，可他却是一个真正的王者。”柳轶冕从认识擎傲以来，他除了愈趋的佩服外，更是对擎傲死心塌地，因为擎傲是值得他这么做的。

“是的，一个永远的王者，希望他在这段爱上也能够是，不然，上天就实在是对他太不公平了。”擎志长叹了口气，“好了，我们到书房谈吧！把我应该知道且不知道的全都说给我听。”

“嗯。”

廉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她的心底不断的重复着个问号，恍恍然然的，她心的戚戚焉的幽幽然这出五代皇后生李煜的一阙子夜歌——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

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

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

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短短的几句词文，道尽了这几日来的每日、每夜的心情，夜深人静时，她总是细细咀嚼着其中那份悲愁与无法倾吐的哀痛和感伤。

仰头凝视着稀稀疏疏，高悬在夜幕中却仍不忘尽情散发光芒的星子，在夜风微微的吹拂中，那僵直、轻盈的身影，在那有些神秘、寂寥的夜雾背景烘托下——颇具撼人心悸而诡异、迷离的气氛。

他好吗？

“又在想他的是吗？”叶宁不知何时驻足于她的身后。

水灵缓缓的转过身子，嘴角边漾着一抹苦涩的笑容，“玉姐，什么时候来的？”

“好一会儿。”叶宁说完转身走向房间内，“浆星正在楼下等你，时间到了。”

“嗯。”水灵低垂着头的跟在叶宁身后，她提早了三天离开擎傲，而在这魔王殿中住了三天，三天来，她无视于这里的美好一切，她的心思全都绕在擎傲身上，甚至想也未想过自己回到花仙界后的命运将是如何。

“你放心，展擎傲那方面有毅浩帮忙看着，不会有事的，倒是待会儿回去后，天帝想要见你。”叶宁将大约的情况趁这个时候向她说明。

“天帝？！”乍闻此言的水灵不由得停下脚步惊问，“怎么会？莫非是——天帝要亲自处罚我的过错？”

“你害怕，后悔了吗？为了那段情？”叶宁也暂时停下脚步的回过头看她。

“不。”水灵摇头，“我不认为我那么做错了，更不后悔自己爱上了擎傲，虽然即将面对一切的我不能说自己没有一丁点害怕。”

“既然是这样，那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的。”再度往前走去，叶宁又道：“我会跟着你一块去，而至于天帝问你什么，你就照实的回答，不要有任何的隐瞒，或许……事情会有转圜的余地也不一定。”

“玉姐，谢谢你。”水灵诚挚的说道，“不论天帝是要杀一儆百或者怎么样都无所谓，我只希望不会牵连到你，因为你已经帮忙我太多了，我并不想因为一个我又让你、魔王和天帝有什么样的纷争，那样我就太对不起你了。”

“这个天帝不是你以往所看到的那样，不过，我还是很高兴你变得懂事了。”叶宁回头给她最美的一笑，“还记得吗？在我带你到这来时说过些什么？”

“相信你。”水灵回答她道。

“嗯。”

叶宁感到满意的点头，然后她们随即的来到大厅。

“浆星。”当水灵见到站在厅中的浆星时，有些歉意的唤了声。

浆星回过身，他的嘴边有着一丝笑意，“相信天使已经告诉你天帝要见你的事了。”

“是的。”水灵难得乖顺的点头。

“那好，我们就走吧！”浆星点了点头，“相信天帝已经在等着我们了。”

焰龙帮

“大哥，事情不好了。”白风翔、柳轶冕、华鹰凯三人难得惊慌失措的冲入电脑控制室，也是整个焰龙帮的中枢及擎傲坐阵的办公室所在。

擎傲从高背椅中回转过身，冷冽的眸子冰寒如阿拉斯加的冰河般，没有一丝毫温度，自水灵走后，他回到总部之后便完全的变了个样子，仿佛那日他的悲伤，哀恸已经不复存在，然而那属于温热的灵魂确已随心上人的离去远走，徒留下这具比以往更冷酷且没有温度的躯壳。

“发生了什么事？瞧你们三个慌慌张张的，实在太不像话了，真亏你们还是帮内的高手。说，发生了什么事？”

擎傲沉静得不像话，不过从以前创帮派到今天独占一面，说真的，他们想要看他表现出惊慌的一面倒是没有过，而他们也一直以为如果事关他的亲人的话……但照现在的情况看来，他们终究还是错了。

白风翔往前一步，“尘若在没有预警下消失，就连当初大嫂由戒指设计成的追踪器，也被发现留在办公桌内，擎志整个人已经慌得不知所措，而我们因为没有任何证据不敢随便到蒋氏去要人。”

“这么说来，事情并没有我们原来想的那么单纯。”擎傲下了个结论著，手轻抚着下颚，“鹰凯，蒋丝羽自让你拒绝到你告诉她愿意接下这件事时，她始终都没有给你一个正确的答覆，是吗？”

“是的。”鹰凯恭敬的回复。

“那据你对武术的了解，你认为在整个世界中有谁可与你媲美的？”说这话的擎傲盯着华鹰凯看。

华鹰凯被看得浑身不自在，“回大哥的话，只有两个人，不过这两个人并不在本国境内。”

擎傲收回视线的点头，“这样吧！鹰凯，把你所认为最有可能的人告诉风翔，让风翔去查，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进到国内而我们不知道，而且要特别注意伪装身分的可能。”

“是。”白风翔和华鹰凯恭敬的说道。

“下去吧！”擎傲看来一副疲惫的样子，而就在三人要退下时，他突然又开口：“轶冕，你暂时先留下，我有话要交代你。”

“是。”

就这样，柳轶冕让擎傲给留了下来。

“风翔，你说大哥是不是在怀疑我？”步出电脑控制室，华鹰凯有些懊恼的问。

白风翔拍拍华鹰凯的肩，“你不要想得太多，大哥不是那种人，他再公正不过了，你不要想太多了。”

“可是他刚才的模样实在是看得我不由得心寒。”华鹰凯有些挫折感，“自大嫂走后，他整个人就变得安静异常，帮内的弟兄最近也都是能离他多远就多远，唉，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看他这样，我……”

“大哥永远都是大哥，不会变的，”白风翔揽着他的肩，“如果大嫂真的回不来，那么我们也只能期望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记忆，而现在——我们该做的是好好查出大哥所交代的事。”

“嗯。”

被留下来的柳轶冕，他看着在白风翔和华鹰凯走后，便又转过椅背的看着窗外的擎傲。

“大哥，你有什么事要交代我去办的？”柳轶冕见擎傲久未发言，恭敬的出声问。

“我知道你的人面比风翔和鹰凯都要广，我想要你帮我找个地方，最好是靠山面海，人烟

罕至也没关系，交通更不是问题，我想建栋花室般的房子，只是不知道如果要建在水滨的话，花朵的生存方面……”擎傲实在无法很详尽的叙述自己所想要的地方是如何的。

柳轶冕对于擎傲这突如其来的话并不是很惊讶，而且他还知道擎傲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栋房子。

“大哥，在水滨建你要的那款房子我大略知道，只是美国的各海滨并不怎么合适，不过要是靠山临海而建的话，我想我大约知道某个地方很合适，而且我也可以帮你找个建筑设计师来帮你。”他建议道。

擎傲沉吟了一会儿，“既然如此，那就麻烦你帮我尽快的处理这件事。”

“好，我下去之后就办，会尽快给你消息的。”柳轶冕可以说是拍胸脯作保证的。

“嗯，下去吧！”

“是。”

回到花仙界去天帝的水灵他们——

“蝴蝶兰仙子，你可知道你犯了天律？”

天帝——寒崖云，一个年纪看起来才二十六、七岁的年轻男子，他的俊逸不输于魔王魔纶皓，当然是有过于擎傲而无不及，特别是那双湛蓝的眸子，想必晴时必如蓝天花板大海；阴时如暴风雨来袭前的深黝。

“水灵知道自己犯了天律，可是水灵并不后悔那么做。”水灵打量完寒崖云后，她也相当坦白的直话直说。

寒崖云点头，“你是因为爱那个凡人，所以才为他那么做的吗？”

“不。”水灵一口否认，“我初下凡的时候并未见过擎傲本人，对他仅有的印象也不过是浆星所给我看过的资料而已，帮助尘若能够逃过死及成全擎志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不是因为爱擎傲才做的。”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事后留恋于凡尘，不回花仙界？”

“尘门不是一旦关上，我们就回不来了吗？”水灵有些懵懂的问，“我并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回来，所以才留在凡尘的。”

“是这样子的吗？浆星。”寒崖云看向浆星，所有的花仙都不知道自己一旦未曾融入自己可以依附的躯体中，即必须马上返回到花仙界的事？还有属于该科的花灵将不复存在的事？”

浆星跪了下来，“回天帝的话，这些事情众花仙确实不知，而也未曾对她们说过。这是因为怕她们下凡后不如安排之定，所以才未提过。”

“话虽说如此，可是这样的情况仍旧需要改善，不然岂不是整个天津全都给破坏掉了吗？”寒崖云细细的考量过后说：“还有，为什么你等问题发生了那么久之后才发现？为什么不马上阻止一切的发生？”

“天帝，我……”浆星呐呐不安，“是我的疏忽，我……没想到会发生那样的事，所以……没有特别的去注意，请天帝降罪。”

寒崖云沉默了一会儿后道：“浆星，你先起来，至于你的疏忽我待会再看看要怎么办？”

“是。”浆星站起身子退到一边。

寒崖云这时又看向水灵，“水灵，如果今天有个机会让你回到他的身边，你想不想？”

“想。”她怎么不想？她千想、万想，想的就是回擎傲的身边啊！

“那好。”寒崖云嘴边浮现出一抹笑意，缓缓的伸出手，手掌上出现一颗让在场的人都不由得看傻的水晶。

“这是一颗虹彩晶，也就是一般凡尘通常在雨际过后，阳光出现时所见到的虹桥。

而远在盘古开天时，这种虹桥不论何时何地，什么样的天气都可以见到，但，因为虹彩灵爱莫能助上了一名凡夫俗子，为了这名凡人，虹桥的美便不复往昔的美了，这件事让当初的天帝相当的愤怒，天帝杀了那名凡人，关起了虹彩灵。

可是，是他们的爱太坚定还是怎么样，那名凡人的魂魄竟化成了集天地灵气的水晶，至于被关起的虹彩灵，天帝在她的四周布上了层层结界，这个结界没有人解得开，可是虹彩灵思念爱人的心，及化成水晶的爱人对她的情深，使结界竟然在每次天降甘霖时便会出现裂痕，虹彩灵便得以脱出束缚，与天际另一端的爱人相见。”

“这就是虹彩总在阳雨过后出现的原因？”始终沉默一旁的叶宁开口问道，对于虹彩灵的故事她未曾听人说起过，也不知道虹桥为什么只在雨后阳兴乍现的刹那短暂的出现，但最令人

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背后不有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

寒崖云点头，“这件从盘古至今除了当初天界的人知道外，就只有接任天帝的人才得以知道。”

“那这和水灵有机会回到擎傲身边有关联罗？”水灵这时已经知道那颗虹彩晶绝对和她能否回去有重大关系。

“没错。”寒崖云欣赏她的反应。

“怎么做？”水灵迫切的问。

寒崖云看了眼叶宁，然后才温吞的说：“一颗虹彩晶便是一颗爱情的结晶，也就是说——它的产生是虹彩灵见过她的爱人上千次以后，才能产生一颗。它不仅是结合了天地万物之灵气，也是万年难见的宝物，从盘古开天至今仅只有十颗，所以它的重要及特别相信你能够明白才是。”

水灵点头，心里才咋舌这东西的难得及重要，但天帝究竟要她做些什么？又和虹彩晶有什么关系？

“虹彩晶它可以治病、可能疗伤，它的功用相当的多，不过它是认主人的，而且对于一对恋人，它所展现出的颜色美丽及光芒的程度如何，更是显示出那对恋对彼此的爱的深浅的最好尺度。”

“天帝的意思是，想知道擎傲和我的爱有多么坚定，他是否对我如我对他一样的深，是吗？”水灵不大确定的问。

寒崖云点了点头，虹彩晶则在他点头的同时从他的手中飘起飞向水灵，并在接触她的那一刹那化成一道白光，然后消失在她的体内。

“这……”那没入体内的水晶并未让水灵感到任何不适，只是她不明白。

“我将它放入你的体风，如果你们能够通过它的考验，它自然会将你带回到他的身边。”

寒崖云这时笑得有些奇怪，“好了，这整件事就到此为止。浆星，至于你的疏忽，我想那是难免的，我会让星、花两界再多选几个人出来帮你的。”说到这里，他望向叶宁，“嫂子，关于水灵，你是要继续帮浆星看管呢？还是要让她直接就回到花仙界去？”

叶宁看着寒崖云，对于他今日所说、所做的一切感到疑问重重，她很想弄清楚，可是毅浩千交代、万交代的说不能在其他人的面前问一些奇怪的问题，不管有什么疑问一定要他回来时再问他，所以她只好压下满心的疑问暂露笑容。

“我想水灵还是跟我回去，只是关于那花灵的问题？”这件事总不算是很“奇怪”的问题了吧？她想。

“花灵的问题，他们的爱如果真能得到证实，她自然就会出来，”寒崖云笑着对叶宁说道，他也明白她心底的疑问很多，不过还好，不好他有让毅浩先警告他老婆，不然就没戏唱了，“还有问题吗？”

“我……”叶宁差点就要问出口，但最后终究还是咽了下去，“没有了，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嗯，回去吧！”

“是。”

蒋应洋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娓娓的述说着十年前的往事，在场的尘若听得热泪满眶，而蒋丝羽则是从开始便瞪视着他的父亲。

半晌后，蒋应洋终于说完了这二十多年来一直深深的埋藏在他心里的事，微抬起头的看向当日出现在蒋丝羽生日宴会上的尘若。

天，她和晓萍多像，除了那双遗传自他的黑眸外。

那天，他一见到她时，他便知道她就是他的女儿，对于她嫁给他一向欣赏的男人时，他不能说自己没有一丝震惊，毕竟他是知道丝羽一直都恋着擎志的，可是基于对尘若的愧疚吧！所以他便劝丝羽放弃擎志，然而丝羽却……

“官先生，感谢你没有让小女的大错铸成。”蒋应洋此时真的是很感激毅浩，虽然毅浩逼他说出了他一直不敢公开的事，可是他并不怨，因为也该是时候了，或许这正是上天的安排。

毅浩对他摇头，“蒋先生请不用这么客气，我只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而且这件事是愈早

解决愈好，不管是对您的哪一位令媛。”

“谁要你那么多管闲事的。”蒋丝羽像疯了一样的低低笑了起来，“一个拿了我的钱，说好了要杀了这个贱人的；一个却平空的冒出一段二十多年前往事……哈哈，你，你，你，还有你，我恨你们，你们都是骗子，骗子，大骗子！”

“丝羽。”蒋应洋痛心疾首的唤道，“原谅爹地的隐瞒，爹地是不得已的。”

“不得已？！”蒋丝羽冲到他的面前，“你有什么好不得已的？半年前，你说你想换个环境，妈咪便随你到了澳洲，大哥接管了整个蒋氏，天知道却在大哥一时兴起的查看帐本之下，才知道这二十几年来你每个月都固定汇出一笔为数可观的钱，到另一个帐户给另一个人，大哥为了你的面子及顾及妈咪的感受，没将事情说出的反而替你隐瞒了下来，当然，他更停止了继续转帐这笔钱。

但是谁知道，那个自称是这个贱人的母亲竟然还有脸上公司要钱，不过我还得感谢当时我不巧的正在那，不然我还知道有这么号人物的存在，本来嘛！我和大哥都不在意有个姐姐，更打算将她接回，于是大哥便请了侦探社的人去调查。

可谁知凡是接下这件案子的人，不过三天一定自动放弃这件案子，因为没有人惹起焰龙帮，虽然我们都不懂这事怎么会扯上帮派，但由于有人的刻意阻碍，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只好暂且放下。”

说到这，蒋丝羽来到尘若的面前，“我不会承认你的，就是你，是你抢走了我所爱的人，如果不是你，我今天说不定早嫁给了擎志，如果你半年前就回到这个家来，那么今天的一切绝对不是这样，千错万错都是你，是你。”

尘若的身子不由得轻颤，面对蒋丝羽所有的指控，她更是无力反驳，擎志呢？为什么擎志还不来？擎志……

“丝羽，你不该这样说你姐姐的。”蒋应洋出声喝道。

蒋丝羽回头又瞪了眼蒋应洋，“我不该吗？我哪里不该了？就是为了她，你才会在宴会后要我放弃擎志是个事实，不是吗？”

“我……”

“你始终都是存有私心的，因为她才是你所爱的人生的女儿，而我并不是，对不对？”蒋丝羽咄咄逼人的问。

“拍”的一声，蒋应洋给了蒋丝羽一巴掌，“如果我真的是有所私心，你和你大哥还有你母亲就不会在蒋家。”

蒋丝羽闻言不由得一愣，而尘若更是瞪大了双眼，毅浩则只是无奈的摇头心想，该来的终究还是会来。

蒋应洋转身走到酒柜前，他颤抖着双手取出酒杯为自己倒酒，然后一口仰尽，“你还有你大哥都不是我亲生的。”

“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蒋丝羽脚步踉跄的往后退去，神情有些慌乱，“你到底还瞒了多少事？不，你一定是为了那个贱……”

“不准你再骂我的女儿。”蒋应洋神情凶狠的回过身子瞪着蒋丝羽，“你母亲当初只是我众多的女友之一，不，说她是我的女友也不对，因为我们是朋友，很好的朋友。当时，她有一个喜欢的人，可是对方已有家室，我曾劝她不要再傻下去，可是她爱他爱得太深太深，直到她怀了他的孩子，而对方又恰巧迁居日本，你母亲为了不想让他难做人，再加上她家人方面也绝对不容她败坏家风，可她又想留下孩子，所以……”

“不，不要再说了。”蒋丝羽狂乱的摇着头，“你不要说这种老掉牙的故事，你以为我会相信吗，这一切一定是你编出来的，一定是！”

“不。”毅浩坚定的语气让在场的其他三人都看向他，“这件事我查得很清楚，你父亲说的都是事实，而你们所不知道的是，半年前你父亲会说要换个环境到澳洲去并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你母亲，这二十几年来，你母亲和你的生父虽然各自拥有各自的家庭，可是他们的爱从未更改，不然就不会有你。”

蒋丝羽发现自己受不了这样的事实，身子摇摇欲坠的，尘若怕她真的会倒下连忙扶住了她。

“是的，你妈咪和我在你生日的前三天刚办完离婚手续，你生日当天她终于得偿宿愿的嫁给了你的亲生父亲，这也就是你母亲为何不能出现在你的生日宴会上的真正原因。

这二十几年来，你母亲对我一直很愧疚，因为她始终认为是她害得我和我的女儿不能够团圆，害得晓萍不能入蒋家大门，但，是上天的捉弄吧！为什么要让我在娶了你母亲之后才认识晓萍？

其实，我不能说我没有怨过上天的安排，可是我还是很高兴自己拥有你还有你大哥两个孩子，纵使这一切只是我借来的，但是我……真的爱你们。”

话落，蒋应洋也不经意的落下泪来，回过身去的悄然拭泪，再为自己倒了杯酒，“对于我这样一个父亲，你和你大哥要不要我，我都不会说些什么或对你的母亲要求些什么，因为当初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帮忙你负起一切的，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晓萍她们母女，都怪我，怪我。”

“爸——”尘若哽咽着声音的唤了声，这一刻，纵使她有多恨他都成了过眼云烟，因为那样的牺牲是多么的大，为了朋友他放弃了所爱的人，相信她的母亲一定也是爱他这一点，那么做女儿的她又该说些什么？她是该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而赞叹，还是怨恨呢？

不论是前者或后者，她认为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终于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也见到了他，不是吗？

蒋应洋在尘若的叫唤下再度回过身，“你……你叫我什么？”他语声碎裂的。

“爸。”尘若再次唤道，然后放开蒋丝羽的身子奔入蒋应洋的怀中。

蒋丝羽压抑着那即将滑落的泪水，她这才知道自己这二十多年来拥有了多少该属于别人父爱，而她竟然还荒唐的指控别人！

“那大哥知道这整件事吗？”她不确定的出声问道。

蒋应洋看向蒋丝羽，点点头，“远在半年前你大哥发现那事的时候不已经知道了一切，不过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他还愿意喊我一声爸，所以今日，就算是我的私心吧！丝羽，你还愿意叫我一声——爹地吗？”

“爹……地。”蒋丝羽再出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投入蒋应洋的怀中，“对不起，爹地，你永远都是我的爹地，永远都是，永远……”

“乖，乖，我的乖女儿。”

就在这时，擎志、白风翔、柳轶冕、华鹰凯四个人也出现在蒋家的大厅，他们的身后则是蒋亦昀。

“看来，亦昀将我们带来的时间刚刚好。”

“我亲爱的老婆，为什么偷跑回娘家也不知会声？要是岳父大人误以为我虐待了你怎么办？”擎志笑如雨后乍现的阳光。

“擎志！”尘若脸上此刻也展露了最美的笑脸，接着飞奔入擎志的怀中，擎志笑着的搂紧了了她。

当所有的事情及恩怨都解决了，毅浩受托的责任也了了，可就在他打算离开之前，白风翔他们三人围住了他，“官大哥，我们谈谈好吗？”

毅浩看了看情况，心里也明白他们想问什么，笑着点点头，“也好，那我们到外边去吧！”

“请。”

他们四人何时离去的没有人发觉，因为团圆及心结尽释的一家人正和乐着。

时光匆匆，转眼间，五年的时间过了，尘若为展家添了一对龙凤胎，算算日子，小孩也快三岁了。

擎傲坐在这栋他为水灵而建的花室般的房子中，明晚是那对龙凤双胞胎的生日，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应该送些什么，而这五年来，他每次只要思念水灵或者一有空便会到这来，噢！其实他几乎都待在这里，至于帮内的事，他早已大多交给白风翔他们三个人去处理较多，除非有重大事件或需要他作决定的事他们会打扰他之外，其他时候，他们也会到他这来陪他喝上几个杯，擎志他们夫妇及儿女也是这里的常客。

此刻眺望出去的海面除了那成群结队要回巢的海鸟，和那染红整个天际的夕阳外，还有这一室盛开的花香。

这整间花室中积满香水百合及蝴蝶兰，当花儿盛开之际，真的是美不胜收，而睡在这房子中总让他以为水灵从未离开过他。

摇摇头，擎傲对自己又有这种荒谬的念头，都五年了，这样的念头愈来愈根深蒂固，特别是最近，他几乎每晚都可以听到水灵那如银铃般的笑声，不过令他想不透的是，其中不夹杂着小男孩的稚嫩童音。

唉！灵儿，你还好吗？这五年来，你在花界是否有看到我为你所做的一切？知道我是如何的思念着你吗？你——想我吧！

“真的可以？”

突然，那个小男孩的声音又再度出现了，这使得擎傲蹙起了眉头，甩了甩头，伸手挖了挖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

“去吓吓他，很好玩的。”水灵的声音甜甜的说道。

不是作梦，是真的！房子里除了他的灵儿的声音外，还有一个小孩的声音！擎傲终于可以确定，连忙的，他收起远游的思绪再度仔细的聆听，一双眼如豹般的凌锐，刚才他听得清清楚楚的，只消再确定一下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在作梦了。

好半晌过去，擎傲不禁重叹了口气，他的耳朵真的有毛病，他的脑子也想水灵想得快秀逗了，不然怎么会有那些平空的幻音？

走到一旁的桌椅旁坐下，一手拿起桌上的酒杯轻啜了口。

“嗨！”

小男孩的声音这次在他的身旁响了起来，擎傲全身僵硬，他告诉自己，这一定又是他听错了，等他转头一定看不到人影的。

小男孩见擎傲没有反应，他困惑的回头看着那站在不远处的母亲，就见水灵对他浅浅一笑，鼓励他去扯他的衣袖，小男孩转了下一双遗传自水灵的眼睛，嘴边也漾起了一抹恶作剧的笑容。

缓缓的，他自丹田提气，尽量的挺起自己的身子并且靠近擎傲的耳边，然后扯开喉咙大吼，“爹地，我和妈咪回来了！”

这一声大吼，吼得擎傲从椅子上跌落，前面的整张桌子更是合作的一块垮下，然后他终于看到那一张在他面前笑得像个恶魔的脸，可是他这时只觉得全身血液往头顶上冲，这……这怎么可能？！这个小男孩……太像了，简直就是他小时候的翻版！

等等，他刚刚叫他什么来着？爹地？他……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咔嚓，咔嚓，咔嚓……”照相机的快门及闪光灯拼命的闪着，擎傲缓缓的将眼光越过那个小男孩，向他的身后望去，首先出现的人是那个拿着相机反革命拍的白风翔，然后是柳轶冕、华鹰凯、擎志、尘若和那对双胞胎，最后——

“灵儿你……”他不敢置信的低唤出声。

水灵的手中抱着一大束的香水百合和蝴蝶兰，嘴边挂着最美的笑，她缓缓的朝他走来。

“妈咪，还是我比较厉害，你看爹地被我吓得都呆住了。”小男孩开心的看着道。

水灵笑着抚了抚小男孩的头，“夜星，妈咪这回算是服了你，不过下回——不准这样吓爹地，知道吗？”

“知道了。”夜星笑着对她允诺，可一双眼却滴转着看白风翔他们三人，“那我吓别人或捉弄其他三位叔叔总可以了吧？”

水灵低下身子，正打算开导自己那好死不死遗传到她优良血统一半的独生子时，白风翔他们三个人马上退避不止三舍的躲到擎志夫妇身后，然后求饶的道：“大嫂，我的一个祖宗，你就饶了我们三个吧！”

话落，在场的人除了擎傲外，全都不约而同的笑成了一团，就连那两个懵懵懂懂的双胞胎都跟着傻笑。

“真的是你？回到我身边了吗？灵儿。”擎傲怯怯的伸出手，抚上那笑得灿烂如花且思念已久的脸颊。

“是的，我回来了，带着我们的孩子回来了。”水灵笑着握住他的手。

擎傲太高兴了，泪水竟不经意的滑落，而白风翔他们三人则悄悄的退了出去，擎志让两个孩子去牵来夜星，然后也悄然退出房子，将地方留给那好不容易又聚在一起的爱侣。

“我再也不离开你了。”水灵投进擎傲的怀中。

擎傲紧紧的搂着她，“你这个小恶魔，竟然这么狠心的丢下我五年，就连当时走时也狠心的不跟我道别。”

水灵抬起一张小脸，手轻抚着他那依旧俊逸却消瘦的脸庞，“这五年来，我并没有比你好多少，虽然有夜星可以让我有短暂慰藉，可是在我的躯体未完全成形与我相合之际，我没办法回来。”

“你……这一切……”擎傲急于知道她离去后的一切，可是却不知该从何说起才好。

水灵娓娓的将自己走后及见过天帝寒尘云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说给他听。

“那么那颗虹彩晶事实上是天帝赐予你重生躯体的东西？”擎傲此刻的心情只能用“欣喜若狂”四个字来形容。

水灵颌首，“为此，天帝还不得不编出一套说辞，虽然不全然是事实，可是他真的是个好天帝。”

“嗯。”擎傲在心底默默的向寒尘云道谢，“对了，你刚才怎么会和擎志他们在一起？”这又是他这才想起的另一个问号。

“事实上，我一个多月前就可以带着夜星回来了，可是玉姐想多留我们一阵子，再加上她及魔王都想捉弄你，所以……而昨日回来，本来也是想直接见你的，可是我自己后来又想了想……”她调皮的吐吐舌头。

“调皮鬼，这样捉弄我让你这么开心吗？”擎傲轻捏了下她的俏鼻，“害我都快以为自己想你想得快疯了呢。”

“对不起嘛！”水灵撒娇的偎紧了他。

“夜星，他……是什么时候有的？怎么会想取个这样的名字？”擎傲这才真的想起自己的儿子，“老天，我刚才真的是吓傻了，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我发现他的存在是在我去见过天帝之后的事，由于我并非这个世界的人，所以夜星成形出世只需要我们那世界六个小时的时间，换成你们这世界就是才六天。”

水灵悄悄的睨了他一眼，“至于为什么帮他取名为夜星，是因为我喜欢看着夜空想你，你……不喜欢这个名字吗？”

擎傲从怔忡中恢复过来，摇摇头，“怎么会呢？夜星这个名字很好听，我只是有点怅然自己没能伴着他长大，让你带着孩子还要……”

水灵轻捂住他的嘴，“不，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而且也是因为你的爱，我才得以坚持到重逢的今日。”

擎傲闻言拥紧了她，“灵儿，我的灵儿。”

而就在这个令人感动的一刻，夜星不知何时蹲在他那相拥的父母身旁，良久，看他们还没有要分开的打算，好奇的他哈哈的开口：“你们这样，我是不是很快就能够有弟弟或妹妹了？”

他这话一出，相拥的擎傲和水灵倏地连忙分开，两个人同时的瞪着他，异口同声的道——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你怎么进来的？”

“走进来的。”夜星笑得好不开怀，“叔叔和婶婶他们叫我进来看看，说如果你们是在制造小Baby的话就叫我不要吵你们，如果不是，他们说吃晚饭的时候到了，叫我们出去吃饭。”

他的话一说完，擎傲和水灵两人相视而笑，然后擎傲牵着水灵站起身，自己则再弯下身将夜星抱坐在肩上，另一只手搀住水灵，“夜星，你很想有弟弟或妹妹吗？”

“嗯。”坐在父亲肩上的夜星好兴奋自己高高在上，更高兴他终于不用偷偷的见自己父亲，“我想要有好多的弟弟或妹妹，那样才不会老是自己一个人。”

“夜星，你当妈咪是小母猪吗？”水灵笑着斥责儿子。

“妈咪才不是小母猪，就算是，也还是很漂亮的。”夜星反驳的说道。

他这话真是让水灵笑岔了气，天啊！她怎么会生个这样的儿子？

而在她身旁的擎傲则是纵声大笑，不过他并没有说什么，因为再度拥有水灵，甚至还多了个独生子的他已经心满意足了，不过——再多几个孩子也不错。

《全书完》
